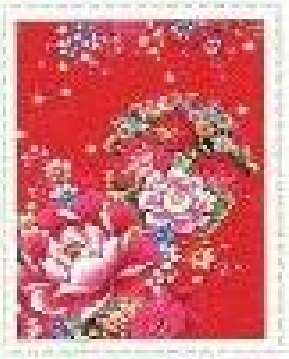
张爱玲全集

张爱玲



怨女

《怨女》英文本入选美国各大学通用教材

唯一授权　华丽新版

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，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。别的作家……在文字上，在意象的运用上，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，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。

——著名学者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夏志清

怨女

张爱玲

简介

《怨女》是张爱玲难掩光芒的杰作。1943年发表的《金锁记》被赞为“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”（夏志清语）；二十多年后，张爱玲把三万多字的《金锁记》改写成十万多字的《怨女》，着重展现女主人公内心的情欲煎熬，其细腻深切、摄人心魄的描写使得《怨女》成为又一部难掩光芒的杰作。《怨女》英文本还入选美国各大学通用教材《中国文学选读》。

第一章

上海那时候睡得早，尤其是城里，还没有装电灯。夏夜八点钟左右，黄昏刚澄淀下来，天上反而亮了，碧蓝的天，下面房子墨黑，是沉淀物，人声嗡嗡也跟着低了下去。

小店都上了排门，石子路下只有他一个人踉踉跄跄走着，逍遥自在，从街这边穿到那边，哼着京戏，时而夹着个梯格隆地咚，代表胡琴。天热，把辫子盘在头顶上，短衫一路敞开到底，裸露着胸脯，带着把芭蕉扇，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扇着背脊。走过一家店家，板门上留着个方洞没关上，天气太热，需要通风，洞里只看见一把芭蕉扇在黄色的灯光中摇来摇去。看着头晕，紧靠着墙走，在黑暗中忽然有一条长而凉的东西在他背上游下去，他直跳起来。第二次跳得更高，想把它抖掉，又扭过去拿扇子掸。他终于明白过来，是辫子滑落下来。操那

用芭蕉扇大声拍打着屁股，踱着方步唱了起来，掩饰他的窘态。孤王酒醉桃花宫，韩素梅生来好貌容。

一句话提醒了自己，他转过身来四面看了看，往回走过几家门面，拣中一家，砰砰砰拍门。大姑娘！大姑娘！谁？大姑娘！买麻油，大姑娘

叫了好几声没人应。关门了，明天来。

他退后几步往上看，楼窗口没有人。劣质玻璃四角黄浊，映着灯光，一排窗户似乎凸出来作半球形，使那黯旧的木屋显得玲珑剔透，像玩具一样。大姑娘！老主顾了，大姑娘

嘭嘭嘭尽着打门。楼上半天没有声音，但是从门缝里可以看见里面渐渐亮起来，有人拿着灯走进店堂。门洞上的木板咔啦塔一声推了上去，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夹着汗酸味，她露了露脸又缩回去，灯光从下颏底下往上照着，更托出两片薄薄的红嘴唇的式样。离得这样近，又是在黑暗中突然现了一现，没有真实感，但是那张脸他太熟悉了，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，前刘海剪成人字式、黑鸦鸦连着鬓角披下来，眼梢往上扫，油灯照着，像个金面具，眉心竖着个棱形的紫红痕。她大概也知道这一点红多么俏皮，一夏天都很少看见她没有揪痧。这么晚还买什么油？快点，瓶拿来。拉拉手。大姑娘，拉拉手。死人

他吃吃笑着，满足地喃喃地自言自语，麻油西施。

她一只手扭来扭去，乌藤镶银手镯在门洞口上磕着。他想把镯子里掖着的一条手帕扯下来，镯子太紧，抽不出来，被她往后一掣，把他的手也带了进去，还握着她的手不放。可怜可怜我吧，大姑娘。我想死你了，大姑娘。死人，你放不放手？架在白木灯台上，他手一缩，差点被他打翻了。嗳哟，嗳哟，大姑娘你怎么心这么狠？闹什么呀？这死人拉牢我的手。死人你当我什么人？死人你张开眼睛看看！烂浮尸，路倒尸。

她嫂子从窗户里伸出头来。是谁？--走了。是我拿灯烫了他一下，才跑了。是谁？还有谁？那死人木匠。今天倒霉，碰见鬼了。猪猡，瘪三，自己不撒泡尿照照。好了，好了，大家邻居，好意思的？半夜三更找上门来。下趟有脸再来，看我不拿门闩打他。今天便宜了他，瘪三，死人眼睛不生。

她骂得高兴，从他的娘操到祖宗八代，几条街上都听得见。她哥哥终于说：好了好了，还要哇啦哇啦，还怕人家不晓得？又不是什么有脸的事。你要脸？怎么怪人家看不起我。还要哇啦哇啦。怎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不怕难为情？娣反而把喉咙提高了一个调门，一提起他们这回吵闹的事马上气往上涌：你怕难为情？你晓得怕难为情？还说我哇啦哇啦，不是我闹，你连自己妹妹都要卖。爷娘的脸都给你丢尽

了，还说我不要脸。我都冤枉死了在这里--我要是知道，会给他们相了去?

炳发突然一欠身像要站起来，赤裸的背脊吮吸着藤椅子，吧！一声响。但是他正在洗脚，两只长腿站在一只三只脚的红漆小木盆里。好了好了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反成仇。等会给人家说得不好听，留着做活招牌。

炳发用一条丝丝缕缕的破毛巾擦脚，不作声。告诉你，我倒真有点担心，总有一天闹出花头来。

他怔了一怔。怎么？你看见什么没有？喏，就像今天晚上。惹得这些人一天到晚转来转去。我是没工夫看着她，拖着这些个孩子，要不然自己上柜台，大家省心。其实去年攀给王家也还不错，八仙桥开了爿分店。了指。也是你不好，应当是你哥哥做主的事，怎么能由着她，嫌人家这样那样。讲起来没有爹娘，耽误了她，人家怪你做哥哥的。下次你主意捏得牢点。

他又不作声了。也是因为办嫁妆这笔花费，情愿一年年耽搁下来。她又不是不知道。朱漆脚盆有只鹅颈长柄，两面浮雕着鹅头的侧影，高竖在他跟前，一只双圈鹅眼定定地瞅着他，正与她不约而同。她瞅了半天，终于拎出脚盆，下楼去泼水，正遇见银娣上来，在狭窄的楼梯上，姑嫂狭路相逢，只当不看见。

银娣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，热得像蒸笼一样。木屋吸收了一天的热气，这时候直喷出来。她把汗湿的前刘海往后一掠，解开元宝领，领口的黑缎阔滚条洗得快破了，边上毛茸茸的。蓝夏布衫长齐膝盖，匝紧了粘贴在身上，窄袖，小裤脚管，现在时兴这样。她有点头痛，在枕头底下摸出一支大钱，在一碗水里浸了浸，坐下来对着镜子刮痧，拇指正好嵌在钱眼里，伏手。熟练地一长划到底，一连几划，颈项上渐渐出现三道紫红色斑斑点点的阔条纹，才舒服了些。颈项背后也应当刮，不过自己没法子动手，又不愿意找她嫂子。

上回那件事，都是她嫂嫂捣的鬼。是她嫂嫂认识的一个吴家婶婶来做媒，说给一个做官人家做姨太太。说得好听，明知他们柴家的女儿不肯给人做小，不过这家子的少爷是个瞎子，没法子配亲，所以娶这姨太太就跟太太一样。银娣又哭又闹，哭她的爹娘，闹得要寻死，这才不提了。这吴家婶婶是女佣出生，常到老东家与他们那些亲戚人

家走动，卖翠花，卖镶边，带着做媒，接生，向女佣们推销花会。她跟炳发老婆是邀会认识的。有一次替柴家兜来一票生意，有个太太替生病的孩子许愿，许下一个月二十斤灯油，炳发至今还每个月挑担油送到庙里去。

这次她来找炳发老婆，隔了没有几天又带了两个女人来，银娣当时就觉得奇怪，她们走过柜台，老盯着她看。炳发老婆留她们在店堂后面喝茶，听着仿佛是北方口音，也没多坐。

临走炳发老婆定要给她们雇人力车，叫银娣拿几只角子给我。她只好从钱柜里拿了，走出柜台交给她。两个客人站在街边推让，一个抓住了银娣的手不让她给钱，乘机看了看手指手心。姑娘小心，不要踏在泥潭子里。金莲。

她早就疑心了。照炳发老婆说，这两个是那许愿的太太的女佣，刚巧顺路一同来的。月底吴家婶婶又来过，炳发老婆随即第一次向她提起姚家那瞎子少爷。她猜那两个女人一定是姚家的佣人，派来相看的。买姨太太向来是要看手看脚，手上有没有皮肤病，脚样与大小，她气得跟哥哥嫂嫂大吵了一场，给别人听见了还当她知道，情愿给他们相看，说不成又还当是人家看不中。

她哥哥嫂子大概倒是从来没想到在她身上赚笔钱，一直当她赔钱货，做二房至少不用办嫁妆。至今他们似乎也没有拿她当作一条财路，而是她拦着不让他们发笔现成的小财。她在家里越来越难做人了。

附近这些男人背后讲她，拿她派给这个那个，彼此开玩笑，当着她的面倒又没有话说。有两个胆子大的伏在柜台上微笑，两只眼睛涎澄澄的。她装满一瓶油，在柜台上一称，放下来。一角洋钱。啧，啧！为什么这么凶?

她向空中望着，金色的脸漠然，眉心一点红，像个神像。

她突然吐出两个字，死人！一扭头吃吃笑起来。

他心痒难搔地走了。

只限于此，徒然叫人议论，所以虽然是出名的麻油西施，媒人并没有踏穿她家的门槛。十八岁还没定亲，现在连自己家里人都串通了

害她。漂亮有什么用处，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，更加危险，又是没有市价的东西，没法子变钱。

青色的小蠓虫一阵阵扑着灯，沙沙地落在桌上，也许吹了灯凉快点。她坐在黑暗里扇扇子。男人都是一样的。有一个仿佛稍微两样点，对过药店的小刘，高高的个子，长得漂亮，倒像女孩子一样一声不响，穿着件藏青长衫，白布袜子上一点灰尘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收拾得这样干净，住在店里，也没人照应。她常常看见他朝这边看。其实他要不是胆子小，很可以借故到柴家来两趟，因为他和她外婆家是一个村子的人，就在上海附近乡下。她外公外婆都还在，每次来常常弯到药店去，给他带个信，他难得有机会回家。

过年她和哥哥嫂子带着孩子们到外婆家拜年，本来应当年初一去的，至迟初二三，可是外婆家穷，常靠炳发帮助，所以他们直到初五才去，在村子里玩了一天。她外婆提起小刘回来过年，已经回店里去了。银娣并没有指望着在乡下遇见他，但是仍旧觉得失望，她气她哥哥嫂子到初五才去拜年，太势利，看不起人，她母亲在世不会这样。想着马上眼泪汪汪起来。

她一直喜欢药店，一进门青石板铺地，各种药草干涩的香气在宽大黑暗的店堂里冰着。这种店上品。前些时她嫂子做月子，她去给她配药，小刘迎上来点头招呼，接了方子，始终眼睛也没抬，微笑着也没说什么，背过身去开抽屉。一排排的乌木小抽屉，嵌着一色平的云头式白铜栓，看他高高下下一只只找着认着，像在一个奇妙的房子里住家。她尤其喜欢那玩具似的小秤。回到家里，发现有一大包白菊花另外包着，药方上没有的。滚水泡白菊花是去暑的，她不怎么爱喝，一股子青草气。但是她每天泡着喝，看着一朵朵小白花在水底胖起来，缓缓飞升到碗面。一直也没机会谢他一声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拿店里的东西送人。

此外也没有什么了。她站起来靠在窗口。药店板门上开着个方洞，露出红光来，与别家不同。洞上糊上一张红纸，写着如有急症请走后门，纸背后点着一盏小油灯。她看着那通宵亮着的明净的红方块，不知道怎么感到一种悲哀，心里倒安静下来了。

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仅供学习交流之用，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！

--epub掌上书苑(http://www.cnepub.com)

第二章

大饼摊上只有一个男孩子打着赤膊睡在揉面的木板上。

脚头的铁丝笼里没有油条站着。早饭那阵子忙，忙过了。

剃头的坐在凳子上打盹。他除了替男主顾梳辫子，额上剃出个半秃的月亮门，还租毛巾脸盆给人洗脸，剃头担子上自备热水。下午生意清，天气热，他打瞌盹渐渐伏倒在脸盆架上，把脸埋在洋磁盆里。

一个小贩挑着一担子竹椅子，架得有丈来高，堆成一座小山。都是矮椅子，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，短手臂，像小孩子的腿。他在阴凉的那边歇下担子，就坐在一只椅子上盹着了。

店门口一对金字直匾一路到地，这边是小磨麻油生油麻酱。银娣坐在柜台后面，拿着只鞋面锁边。这花样针脚交错，叫错到底，她觉得比狗牙齿纹细些，也别致些，这名字也很有意思，错到底，像一出苦戏。手汗多，针涩，眼睛也涩。太阳晒到身边两只白洋磁大缸上，虽然盖着，缸口拖着花生酱的大舌头，苍蝇嗡嗡的，听着更瞌睡。

她一抬头看见她外公外婆来了，一先一后，都举着芭蕉扇挡着太阳。他们一定又是等米下锅，要不然这么热的天，不会老远从乡下走了来。她只好告诉他们炳发夫妇都不在家，带着孩子们到丈人家去了。

她一看见他们就觉得难过，老夫妻俩笑嘻嘻，腮颊红红的，一身退色的淡蓝布衫裤，打着补钉。她也不问他们吃过饭没有，马上拿抹布擦桌子，摆出两副筷子，下厨房热饭菜，其实已经太阳偏西了。她端出两碗剩菜，朱漆饭桶也有只长柄，又是那只无所不在的鹅头，翘得老高。她替他们装饭，用饭勺子拍打着，堆成一个小丘，圆溜溜地突出碗外，一碗足抵两碗。她外婆还说：揿得重点，姑娘，揿得重点。

老夫妇在店堂里对坐着吃饭，太阳照进来正照在脸上，眼睛都睁不开，但是他们似乎觉都不觉得，沉默中只偶然地听见一声碗筷叮当响。她看着他们有一种恍惚之感，仿佛在斜阳中睡了一大觉，醒过来只觉得口干。两人各吃了三碗硬饭，每碗结实得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。老太婆帮她洗碗，老头子坐下来，把芭蕉扇盖在脸上睡着了。

她们洗了碗回到店堂前，远远听见三弦声。算命瞎子走得慢，三弦声断断续续在黑瓦白粉墙的大街小巷穿来穿去，弹的一支简短的调子再三重复，像回文锦典字不断头。听在银娣耳朵里，是在预言她的未来，弯弯曲曲的路构成一个城市的地图。她伸手在短衫口袋里数铜板。她外婆也在口袋里掏出钱来数，喃喃地说：算个命。老太婆大概自己觉得浪费，吃吃笑着。外婆你要算命?

她们在门口等着。算命先生！算命先生

她希望她们的叫声引起小刘的注意，他知道她外婆在这里，也许可以溜过来一会，打听他村子里的消息。但是他大概店里忙，走不开。算命先生

自从有这给瞎子作妾的话，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，又讨厌又有点怕。瞎子走近了，她不禁后退一步。

老太婆托着他肘弯搀他过门槛。他没有小孩带路，想必他实在熟悉这地段。年纪不过三十几岁，穿着件旧熟罗长衫，像个裁缝。脸黄黄的，是个狮子脸，一条条横肉向下挂着，把一双小眼睛也往下拖着，那副酸溜溜的笑容也像裁缝与一切受女人气的行业。

老太婆替他端了张椅子出来，搁在店门口：先生，坐！噢，噢！身去。

老太婆给自己端张椅子坐在他对面，几乎膝盖碰膝盖，唯恐漏掉一个字没听见。她告诉了他生辰八字，他喃喃地自己咕哝了两句，然后马上调起弦子，唱起她的身世来，熟极而流。银娣站在她外婆背后，唱得太快，有许多都没听懂，只听见算得你年交十四春，堂前定必丧慈亲。算得你年交十五春，无端又动红鸾星。她不知道外婆的母亲什么时候死的，但是仿佛听见说是从小定亲，十七岁出嫁的。算得不灵，她幸而没有叫他算，白糟踏钱。她觉得奇怪，老妇人似乎并没有听出什么错误。她是个算命的老手，听惯那一套，决不会不懂。她不住地点头，嘴里唔，唔鼓励他说下去。对于历年发生的事件非常满意，仿佛一切都不出她所料。

她两个儿子都不成器。算命的说她有一个儿子可以靠老终身，有十年老运。还有呢？还有呢?

银娣实在诧异，到了她这年纪，还另有一个终身结果?

算命的叹了口气。终身结果倒是好的哩！他又唱了两句，将刚才应许她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还有呢?

银娣替她觉得难为情。算命的微窘地笑了一声，说：还有倒也没有了呢，老太太。

她很不愿意地付了钱，搀他出店。这次银娣知道小刘明明看见她们，也不打招呼。她又气又疑心，难道是听见什么人说她？是为了她那天晚上骂那木匠，还是为那回相亲的事？太阳都在你这边，小刘，也不理他？不晓得你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，添上了一句。她除了借钱难得有别的事来找他们，所以非常得意，到底忍不住要告诉银娣。小刘先生的娘昨天到我们那里来。小刘先生人真好，不声不响的，脾气又好。

银娣马上明白了。

她继续自言自语，他这行生意不错，店里人缘又好，都说她寡妇母亲福气，总算这儿子给她养着了。虽然他们家道不算好，一口饭总有得吃的。家里人又少，姐姐已经出嫁了，妹妹也就快了。他娘好说话。

银娣只顾做鞋，把针在头发上擦了擦。姑娘，我们就你一个外孙女儿，住得近多么好。你不要怕难为情，可怜你没有母亲，跟外婆说也是一样的，告诉外婆不要紧。告诉外婆什么？你跟外婆不用怕难为情。外婆今天怎么了？不知道你说些什么。

老太婆呷呷地笑了，也就没往下说，她显然是愿意的。

算命的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，远远听见三弦忡响，她在喜悦中若有所失。她不必再想知道未来，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

她要跟他母亲住在乡下种菜，她倒没想到这一点。他一年只能回来几天。浇粪的黄泥地，刨松了像粪一样累累的，直伸展到天边。住在个黄泥墙的茅屋里，伺候一个老妇人，一年到头只见季候变化，太阳影子移动，一天天时间过去，而时间这东西一心一意，就光想把她也变成个老妇人。

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，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，她成了她哥嫂的穷亲戚，和外婆一样。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，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。终身大事，一经决定再也无法挽回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尤其是美

丽的女孩子。越美丽，到了这时候越悲哀，不但她自己，就连旁边看着的人，往往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惋惜。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，总是前途不可限量，或者应当说不可测，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。一结了婚，就死了个皇后，或是死了个名妓，谁也不知道是哪个。

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外婆再问炳发什么时候回来，她回说：他们不回来吃晚饭。老夫妇不能等那么久，只好回去了，明天再来。

他们刚走没多少时候，炳发夫妇带着孩子们回来了，听见说他们来过，很不高兴。炳发老婆说他们没多少日子前头刚来要过钱。吃一顿饭的工夫，她不住地批评他们过日子怎样没算计，又禁不起骗，还要顾两个不成器的儿子。

银娣没说什么。她心事很重。刘家这门亲事他们要是不答应怎么样？这不是闹的事。一定要嫁，与不肯又不同，给她嫂嫂讲出去，又不是好话。

晚饭后有人打门，一个女人哑着喉咙叫炳发嫂，听上去像那个吴家里。她又来干什么？偏偏刚赶着这时候，刘家的事恐怕更难了。听炳发老婆下楼去开门招呼，声音微带窘意，也是为了那回给姚家说媒的事。吴家婶婶倒哇啦哇啦，一上楼就问：你们姑娘呢？已经睡了？我做媒出了名了，我一到姑娘们就躲起来。

她满脸雀斑，连手臂上都是，也不知可是寿斑。看不出她多大年纪，黑黑胖胖，矮矮的，老是鼓着眼睛，一本正经的神气，很少笑容。蓝夏布衫汗湿了粘在身上，作波浪型，好一身横肉。走到灯光底下，炳发老婆看见她戴着金耳环金簪子，髻上还插着一朵小红绒花。到哪儿去吃喜酒的？到姚家去的，给他们老太太拜寿。我们今天也出去的，刚回来。吃了老太太的寿酒马上跑到你这儿来，这是你的事，不然这大热天，我还真不干。嗳，今天真热，到这时候一点风都没有。

吴家婶婶把芭蕉扇在空中往下一揿，不许再打岔。今天也真巧，刚巧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少爷少奶奶来给老太太拜寿，老太太看见他们都一对对的，就只有二爷一个人未了单。

后来老太太就说，应当给二爷娶房媳妇，不然过年过节，家里有事的时候不好看，单只二房没有人。只要姑娘好，家境差些不要紧。

我就说：先提的那个柴家姑娘正合适。老太太骂：老吴，你碰了一次钉子还不够，还要去碰钉子？天下的女孩子都死光了？难道非要他们家的？

炳发夫妇只好微笑。

她用扇子柄搔了搔颈项背后。我拼着老脸不要了，我说老太太，这就看出这位姑娘有志气，不管怎样了不起的人家，她不肯做小。孔夫子说的，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。这不是说人家长得不好，老太太自己的人亲眼看过的，不用我夸口。老太太笑，说孔夫子几时说过这话，不过你这话倒也有点道理。

她看他们夫妇俩还是笑着不开口，她把芭蕉扇向衣领背后一插，头一伸，凑近些，把声音低了一低：我向来有一句说一句。不怕你们生气的话，老太太说店家开在内地不要紧，在本地太近，亲戚面上不好意思。我说嘿咦！老太太你不知道他们本地人，这些城里老生意人家，差不多的外地人他们还不肯给--是不是？要是过去做大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，不怪你们不放心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你们去打听打听，他们姚家还怕娶不到姨奶奶，还要拿话骗人？本来也是为了老太太有那句话，二房没有人，娶这姨奶奶是要当家的，所以又要出身好，又要会写会算，相貌又要好，所以难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耽搁这些时，也是你们姑娘福气。你等着看，三茶六礼，红灯花轿，少一样你拉着老吴打她嘴巴。真的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。也不知道你们祖上积了什么德，这样的亲事打灯笼都找不到。

炳发咳嗽了一声打扫喉咙。我们当然，还有什么话说。

不过我妹妹要先问她一声，她也有这么大了--哥哥嫂嫂到底跟父母不同，这是一辈子的事，还是问她自己。你问她，你们姑娘又不傻。他们家的两个少奶奶，大奶奶是马中堂家的小姐，三奶奶是吴宫保的女儿，都是美人似的，一个赛一个。所以老太太说这回娶少奶奶也要特别漂亮，不能亏待了二爷。他们二爷才比你们姑娘大三岁。他眼睛不方便，不过人家都说兄弟几个是他最好。学问又好，又和气又斯文，像女孩子一样。等你们姑娘过去了，要是我说的有一样不对，是他们北边人说的，叫我站着死我不敢坐着死。

大家都笑了。她说明天来讨回话。她走了，炳发老婆和他嘁嘁促促商议了一会，独自到隔壁房里去，银娣背对着门坐着做鞋。姑娘，

吴家婶婶说的你都听见了。么样？问了几遍没有动静，胆子大起来，把她的针线一把抢了过去。姑娘，说话呀！

她低着头撕芭蕉扇上的筋纹。你说。说呀

迸了半天，她猛然一扭身，辫子甩出去老远，背对着她嫂子坐着。讨厌！好了，姑娘开了金口了。恭喜姑娘。

她走了。这房间仿佛变了，灯光红红的。银娣坐着撕扇子上的筋纹。她嫁的人永远不会看见她。她这样想着，已经一个人死了大半个，身上僵冷，一张脸塌下去失了形，珠子滚到了黑暗的角落里。她见到的瞎子都是算命的。有的眼睛非常可怕。媒人的话怎么能相信，但是她一方面警诫自己，已经看见了他，像个戏台上的小生，肘弯支在桌上闭着眼睛睡觉，漂亮的脸搽得红红白白。她以后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，脚底下都是电灯，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。又像灯笼上画的美人，红袖映着灯光成为淡橙色。

她想起小刘。都是他自己不好，早为什么不托人做媒？他就是这样。他这样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的。也甚至于是听见人家说她，也有点相信，下不了决心。有这样巧的事，刚赶着今天跟姚家一齐来。也是命中注定的。

邻居婴儿的哭声，咳嗽吐痰声，踏扁了鞋跟当作拖鞋，在地板上擦来擦去，擦掉那口痰，这些夜间熟悉的声浪都已经退得很远，听上去已经渺茫了，如同隔世。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。无论什么小事都使人为难，记恨。自从她母亲死后她就尝到这种滋味，父亲死的时候她还小，也还没娶嫂子。可惜母亲不在了，没看到这一天。

她翻来覆去，草席子整夜沙沙作响，床板格格响着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一会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。远远地拖拉着大车来了，木轮辚辚在石子路上碾过，清冷的声音，听得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，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。时而有个案子发声喊，叫醒大家出来倒马桶，是个野蛮的吠声，有音无字，在朦胧中听着特别震耳。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。虽然满目荒凉，什么都是他的，大喊一声，也有一种狂喜。

她嫂子起来了，她姑娘家不能摸黑出门去。在楼梯口拎了马桶下去，小脚一搠一搠，在楼梯板上落脚那样重，一声声隔得很久，也很

均匀，咚--咚--像打桩一样。跟着是撬开一扇排门的声音。在这些使人安心的日常的声音里，她又睡着了。

第三章

三朝回门那天，店里上了排门，贴出一张红纸，家有喜事，休业一天。店堂里摆上供祖先的桌子，墙上挂着旧货摊上买来的画像，炳发拣了长得富态些的男女，补服的品级较低的。这也不算太过于，现在差不多过得去的人家都捐官。椅帔桌围是租来的，瓷器与香炉蜡台都是办喜事现买的，但是这钱花得心安理得。

亲戚已经都到齐了，吴家婶婶忽然来送信，说今天不回门，二爷不大舒服，老太太不让他出来，他向来身体单弱。炳发夫妇猜着这是避免给柴家祖宗磕头，当然客人们也都是这样想，一方面表示关切，也不便多问，话又回到新娘子身上，从小就看得出她为人，又聪明又大方，待人又好，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吴家婶婶本来今天不肯来，说当着二爷和新二奶奶，没有她的坐处，现在没关系了，炳发夫妇忍着口气，拉着她留吃饭。菜是馆子里叫来的，冷盆已经摆在祭桌上许多时候，给祖宗与苍蝇享受。开饭另外摆上圆桌面，吴家婶婶一吃完就推有事，匆匆走了，不让柴家有机会对她抱怨。

大家都还坐着说话，街上孩子们喊了起来，看新娘子，看新娘子呕！不是我们家的?

一担担方糕已经挑到门口，一叠叠装在朱漆描金高柜子里，上面没有盖，露出一片刺眼的深粉红色糕面。柴家忙着放炮仗，撤台面，腾地方，打发挑夫，总算赶上轿子到门放鞭炮。两辆绿呢大轿，现在不大看见轿子了，这是特为雇的，男女仆坐着人力车跟着，下了车黑压压围上来。男佣把新郎抱了出来，背在背上背进去，一个在旁边替他扶看帽子，瓜皮帽镶着红玉帽正，怕掉下地去。炳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妹妹嫁的人，前鸡胸后驼背，张着嘴，像有气喘病，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，苍白的长长的脸，不过人缩成一团，一张脸显得太大。眼睛倒也看不大出，眯缝着一双吊梢眼，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，可以瞥见两眼空空，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。他先怔住了，看见姚家仆人驱逐闲人，他连忙帮着赶，赔笑张开手臂拦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家让开点，今天只有自己家里人。

大家也微笑，仍旧挨挨挤挤踮着脚望，这一会工夫已经围上许多人。新娘子跟在后面，两个喜娘搀着，戴着珍珠头面，前面也是人字

式，正罩住前刘海。头上像长了一层白珊瑚壳，在阳光中白烁烁的，累累的珠花珠凤掩映下，垂着眼睛，浓抹胭脂的眼皮与腮颊红成一片，穿着天青对襟褂子，大红百褶裙，每一褶夹着根裙带，吊着个小金铃铛。在爆竹声中也听不见铃声，拜祖先又放了一通炮仗。两个喜娘搀着新娘子，两个男佣人搬弄着新郎，红毡上简直挤不下。

柴家雇来帮忙的人早已关上那扇门板，门口的人还围着不散，女人抱着孩子站着。有两个半大的男孩子叽咕着，什么稀奇，不给人看。要不要到城隍庙去，三个铜板看一看。三个铜板看一看，三个铜板看一看！去撵，一窝蜂跑了又回来，远远的在街角跳跳蹦蹦唱着。

里面另摆桌子，一对新人坐在上首，新郎坐不直，直塌下去，相形之下，新娘子在旁边高坐堂皇，像一尊神像，上身特别长。店堂里黑洞洞的，只有他们背后祭桌上的烛火。两个喜娘一身黑，都是小个子，三十来岁，叽哩喳啦应酬女家的亲戚，只听见她们俩说话。炳发老婆捧上茶来，茶碗盖上有只青果。姑爷姑奶奶吃青果茶，亲亲热热。

两个喜娘轮流敬糖果。新郎官新娘子吃蜜枣，甜甜蜜蜜。吃欢喜团，团团圆圆。新娘子吃枣子桂圆，早生贵子。

坐了一会，炳发老婆低声附耳说：姑奶奶可要上楼去歇歇？

银娣站起来，跟着她上楼去，看见她自己房里东西都搬空了，只剩一张床，帐子也拆了下来，只铺着一张破席子。桌子椅子都拿到楼下去了，因为今天人多，不够用。她像是死了，做了鬼回来。姑奶奶到我房里去，这里没地方坐。

但是她仍旧进去坐在床上。炳发老婆在她旁边坐下来。她哭了起来。姑奶奶不要难过。姑爷虽然身体不好，又不靠他出去挣饭吃，他们那样的人家还愁什么？姑爷样样事靠你照应他，更比平常夫妻不同。姑奶奶向来最要强的，别人眼红你还来不及，你不要傻。

银娣别过身去。姑奶奶不要难过，明年你生个儿子，照他们这样的人家，将来还了得？你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。

银娣脸上的胭脂把湿手帕都染红了。姑奶奶不要难过了，脸上又要补粉。我去打个手巾把子。

正说着，楼下忽然一阵喧哗，似乎是外面来的，吓了她一跳，连忙到窗口去看，是那班轿夫在门口嚷成一片。舅老爷高升点！舅老爷高升点

有人噔噔噔跑上楼来，是她大儿子。爸爸说再拿点钱来，他轻声说，站在门口等着。晓得了。我马上下去。

她走了，银娣才站起来，躲在窗户一边张看。门口人围得更多了。灰色的石子路上斑斑点点，都是爆竹的粉红纸屑。

一只梯子倚在隔壁墙上，有一个梯级上搭着一件柳条布短衫，挽了个结。是那木匠的梯子，她认识他的衣服。他一定是刚下工回来，刚赶上看热闹。小刘也在，他的脸从人堆里跳出来，马上别人都成了一片模糊。他跟另一个伙计站在对过门口，都背剪着手朝这边望着，也像大家一样，带着点微笑。所有这些一对对亮晶晶的黑眼睛都是苍蝇叮在个伤口上。她不是不知道这一关难过，但是似乎非挺过去不可。先听见说不回门，还气得要死。办喜事已经冷冷清清的。聘礼不过六金六银，据她哥哥说是北边规矩。本地讲究贵重的首饰，还有给一百两金子的，银子论千。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见过猪跑，就当他们这样没见过世面，没个比较。她哥哥嫂嫂当然是拣好的说，讲起来是他们家少爷身体不好，所以没有铺张，大概也算是体谅女家。替他们代办嫁妆，先送到他们店里，再送到男家，她看着似乎没什么好。等过了门，嫁妆摆在新房里，男家亲戚来看，都像是不好说什么，连佣人脸上的神气都看得出。再没有三朝回门，这还是娶亲？还是讨小？以后在他家怎样做人？

她来到他家没跟新郎说过话。今天早上确实知道不回门，才开口跟他说他家里这样看不起她。你坐到这边来。眼睛瞎，耳朵也聋？

他沉下脸来，恢复平时那副冷漠的嘴脸，倒比较不可恶。

两人半天不说话，她又坐到床上去。坐在他旁边，牵着钮扣上掖着的一条狗牙边湖色大手帕，抹抹嘴唇，斜瞟了他一眼，把手帕一甩，掸了掸他的脸。生气了？谁生气？气什么？不要闹。嗳--！上床夫妻，下床君子。嗳--！再闹真不理你了。你今天不跟我回去给我爹妈磕头，你不是他们的女婿，以后正好不睬你，你当我做不到？又不是我说不去。

但是她知道他怕出去，人杂的地方更怕。那你不会想办法跟老太太说？从来没听说过，才做了两天新郎就帮着新娘子说话，不怕难为情？你还怕难为情？都不要脸！怕有人进来。

他神气僵硬起来，脸像一张团皱的硬纸。她自己也觉得说话太重了，又加上一句，男人都是这样，又把他一推。

他马上软化了。你别着急，他过了一会才说。我知道，这都是你的孝心。

归在孝心上，好让他名正言顺地屈服。于是他们落到这陷阱里，过了阴阳交界的地方，回到活人的世界来，比她记得的人世间仿佛小得多，也破烂得多，但是仍旧是唯一的真实的世界。她认识的人都在这里--闹轰轰的都在她窗户底下，在日常下午的阳光里。她恨不得浇桶滚水下去，统统烫死他们。

楼下闹得更厉害了。新的一批红封想必已经分派了出去，轿夫们马上表示不满。舅老爷高升点！好了好了，你们这些人，心平点，爷对你们客气，你们心还不足？好了好了，舅老爷给面子，你们索性上头上脸的。看我们回去不告诉。舅老爷高升点！舅老爷高升点

老夏妈的阔袖子空垂在两边。她把手臂缩到大棉袄里当胸抱着，这是她冬天取暖的一个办法。在暗黄的电灯泡下，大厨房像地窖子一样冷。高处有一只小窗户，安着铁条，窗外黎明的天色是蟹壳青。后院子里一只公鸡的啼声响得刺耳，沙嗄的长鸣是一支破竹竿，抖呵呵的竖到天上去。

厨子去买菜了。二把刀与另一个打杂的在后院子里拖着脚步，在水龙头底下漱口，淘米，打呵欠，吐痰咳嗽，每一个清晨的声音都使老夏颤栗一下，也不无一种快感。

她在姚家许多年，这房派到那房，没人要，因为爱吃大蒜，后来又几乎完全秃了，脑后坠着个洋钱大的假发，也只有一块洋钱厚薄。亮晶晶的头顶上抹上些烟煤，也是写意画，不是写实。现在她在二奶奶房里，新二奶奶和别的少奶奶一样有四个老妈子，两个丫头，所以添上她凑足数目。

一个女孩子穿着粉红斜纹布棉袄，枣红绸棉裤，揉着眼睛走进来，辫子睡得毛毛的。夏奶奶早。她伸手摸摸白泥灶上的黑壳大水

壶，水还没热。她看见手指染黑了，做了个鬼脸，想在老夏头上擦手。小鬼，你干什么？让我替你抹上。腊梅，别闹

腊梅看看手指比以前更黑了。原来你已经打扮好了，她咕哝着，在墙上一只钉上挂着的厨子的蓝布围裙上擦手。不怪你下来得这么早，不叫人看见你装假头发。别胡说，下来晚了还拿得到热水？天天早上打架一样。

腊梅把袖子往后一捋，去摸灶后另一只水壶。这只行了。她拎了起来。嗳，那是我的，我等了这半天了。大奶奶等着洗脸呢，耽误了要骂。二奶奶不骂？还是新娘子，好意思骂人？吓！你没听见她。哦？怎么骂？还不拿来还我？也有个先来后到的。厨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买油。在别处买二奶奶不生气？还要瞎说？快还我。你看你看，水泼光了大家没有。你拿那一壶不是一样？

都快滚了，嗡嗡响。我怎么不听见？你耳朵更聋了，夏奶奶。

那女孩子把水拎走了，老夏发现她上了当，另一壶水一点也不热。厨房里渐渐人来得多了，都是不好惹的，不敢再等下去，只好提着壶温吞水上去。楼上一间间房都点着灯，静悄悄半开着门，人影幢幢。少奶奶们要一大早去给老太太请安，老太太起得早。

第四章

银娣在镜子里看见老夏进来，别过头来咬着牙低声说：我当你死在楼底下了。还没有洗脸。我等来等去，又让腊梅拎走了。一个个都像强盗一样。谁叫你饭桶，为什么让她拿去，你是死人哪？着，放着湖色夏布帐子，帐门外垂着一对大银钩。

夏妈背过身去倒水，嘴唇在无表情的脸上翕动，发出无声的抗议。大清早上口口声声当你死在楼下，你是死人，当着梳头的，也不给人留脸。她比梳头的早来多少年？

也不想想，都是自己害底下人为难。不信，明天自己去拎去。

银娣走到红木脸盆架子跟前，弯下腰草草擦了把脸，都来不及嚷水冷。在手心调了点水粉，往脸上一抹，撕下一块棉花胭脂，蘸湿了在下唇涂了个滚圆的红点，当时流行的抽象化樱桃小口。她曾经注意到他们家比外面女人胭脂搽得多，亲戚里面有些中年女人也搽得猴子屁股似的，她猜是北边规矩，在上海人看来觉得乡气，衣服也红红绿绿，所有时行的素淡的颜色都不许穿，说像穿孝，老太太忌讳。脸上不够红，也说像戴孝。她一横心把两手掌涂红了，按在两边脸上，从眼皮往下抹。梳头的帮她脱了淡蓝布披肩，两个小丫头等着替她戴戒指，戴金指甲套，又跟在后面跑，替她把紧窄的灰鼠长袄往下扯了扯。

妯娌们坐着等老太太起身的那间外房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。里面听见老太太咳嗽打扫喉咙，啃啃！第二个啃特别提高，听着震心，尤其是今天她来晚了。老太太显然已经起来了，穿着木底鞋，每次站起来总是两只小脚同时落地，磕托一声砸在地板上。她个子矮小，坐着总是两脚悬空。

门钮上挂着块红羽纱。老太太的规矩，进出要用这抹布包着门钮。黄铜门钮擦得亮晶晶的，怕沾了手汗。她进去看见老太太用异样的眼光望了她一眼，才知道她心慌忘了用抹布。

她低声叫了声妈。老太太在鼻子上部远远地哼了哼。媳妇不比儿子女儿，不便当面骂。她的小瘪嘴吸着旱烟，核桃脸上只有一只尖下巴往外抄着。她别过脸来，将下巴对准大奶奶。人家一定当我们乡下人，天一亮就起来。

大奶奶三奶奶都用手绢子捂着嘴微笑。

她转过下巴对准了三奶奶。我们过时了，老古董了。现在的人都不晓得怕难为情了，哪像我们从前。

没人敢笑了。做新娘子的起来得晚了，那还用问是怎么回事？尤其像她，男人身体这么坏，这是新娘子不体谅，更可见多么骚。银娣脸上颜色变了，突然退潮似的，就剩下两块胭脂，像青苹果上的红晕。老太太本来难得跟她说话，顶多问声二爷身体怎样，但是仿佛对她还不错，常向别的媳妇说：二奶奶新来，不知道，她是南边人，跟我们北边规矩两样。其实明知她与她们不同之点并不是地域关系。现在她知道那是因为她还是新娘子。对她客气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

老洋房的屋顶高，房间里只有一只铜火盆，架在朱漆描金三脚架上，照样冷。那边窗子关上，风转了向了。小半扇。她成天跟着风向调度，使她这间房永远空气流通而没有风。她在红木炕床上敲敲旱烟斗的灰。这儿冬天不算冷。南京那才冷。第一那边房子是砖地。你们没看见我们南京房子的上房，媳妇们立规矩的地方，一溜砖都站塌了。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你们多享福。

大奶奶的孩子们各自由老妈子带着进来叫奶奶，都缩在房门口，不敢深入。老太太回话，自有各人的老妈子代替回答。下一批是老姨太太们，然后是大爷。三奶奶与银娣喃喃地叫了声大爷，他向她们旁边一尺远近点了点头，很快地答应了声嗳。他是瘦高个子，大眼睛，眼白太多，有点目空一切的神气。老太太问他看坟的来信与晚上请客的事。他没坐一会就溜走了。

十一点钟，老太太问：三爷还没起来？不晓得。叫他们去看看。不要叫他，让他多睡一会，他昨天倒早，不过我听见他咳嗽，大概没睡好。咳嗽吃杏仁茶。这个天，我也有点咳嗽。妈吃杏仁茶？我们自己做，佣人手不干净，

老太太点点头。二爷怎么样？气喘又发了？

皇恩大赦，老太太跟她说话了。银娣好几个钟头没开口，都怕喉咙显得异样，又不便先咳声嗽。二爷今天好些。这回大夫开的方子吃了还好。

她站在原处没动，但是周身血脉流通了。

老太太叫丫头们剪红纸，调浆糊，一枝水仙花上套一个小红纸圈，媳妇们也帮着做。买了好些盆水仙花预备过年，白花配着黄色花心，又嫌不吉利，要加上点红。派马车接她娘家的一个侄孙女来玩，老太太房里开饭，今天因为有个小客人，破例叫媳妇们都坐下来陪着吃。一个大沙锅鸡汤，面上一层黄油封住了，不冒热气，银娣吃了一匙子，烫了嘴。老太太喜欢什么都滚烫。吓！这鸡比我老太太还老。他妈的厨子混蛋，赚我老太太的钱，混帐王八蛋，狗入的。她骂人完全官派，也是因为做了寡妇自己当家年数多了，年纪越大，越学她丈夫从前的口吻。骂溜了嘴，喝了口汤又说。吓！这鸡比我老太太还咸。

媳妇们都低着头望着自己的饭碗，不笑又不好。还是不笑比较安全。

吃完饭她叫人带那孩子出去跟她孙子孙女儿玩，她睡中觉。媳妇们在外间围着张桌子剥杏仁，先用热水泡软了。桌上铺着张深紫色毯子，太阳照在上面，衬得一双双的手雪白。打麻将？三缺一，等三爷起来，你当三爷肯打我们这样的小麻将？纱镂空鞋，挖出一个外国字，露出底下垫的粉红缎子。这是什么字？谁晓得呢？你们三爷说是长寿。我叫他写个外国字给我做鞋。可是大爷看见了说是马蹄子，正配你。

大家都笑了。大爷跟你开玩笑，三奶奶说。谁晓得他们？他反正什么都干得出，

他们两兄弟都学洋文，因为不爱念书，正途出身无望，只好学洋务。姚家请了个洋先生住在家里，保证是个真英国人，住在他们花园里，一幢三层楼小洋房，好让兄弟俩没事的时候就去向他请教声光化电的学问。学生从来不来，洋先生也得整天坐在家里等着。难得去一趟，反而教洋先生几句骂人的中国话，当作大笑话。每年重阳节那天预先派人通知，请他避出去，让女眷们到三层楼上登高，可以一直望到张园，跑马厅，风景非常好。你为什么不把这字描下来，叫人拿去问洋先生？不行，

银娣吃吃笑着。你等哪天外国人在花园里走，你穿着这双鞋出去。他要是笑，一定就是马蹄。

她们俩妯娌自己一天到晚开玩笑，她说句笑话她们就脸上很僵，仿佛她说的有点不上品。她懒得剥杏仁了，剥得指甲底下隐隐的酸胀。她故意触犯天条，在泡杏仁的水里洗洗手，站起来望着窗外。这房子是个走马楼，围着个小天井，楼窗里望下去暗沉沉的，就光是青石板砌的地。可是刚巧被她看见一辆包车从走廊里拉进来，停在院子里。咦，看谁来了！剃了月亮门，青头皮也还露出个花尖。我当三爷还没起来呢，这时候刚回来。啊？你看三奶奶多贤惠，护着三爷。谁护着他？我怎么晓得他出去了没有，我一直跟你们在一起。好了好了，

三爷下了车走进廊上一个房门。包车座位背后插着根鸡毛掸帚，染成鲜艳的粉红与碧绿，车夫拿下来，得意扬扬掸着锃亮的新包车，上下四只水月电灯。三爷晚上出去喜欢从头到脚照得清清楚楚，像堂子里人出堂差一样。是要告诉三爷，他少奶奶多贤惠，他这样没良心，无日无夜往外跑，大爷还不也是这样，可不是，我们都羡慕你呵，二嫂，

银娣早已又别过身去向着窗外。包车夫坐在踏板上吸旱烟，拉拉白洋布袜子。这样子像是还要出去，到帐房去这半天不出来，

她的两个妯娌继续谈论过年做的衣服。为什么到帐房去这半天，她们有什么不知道？过年谁都要用钱。

一个男仆托着一只大木盆盛着饭菜，穿过院子送进帐房。这时候才吃饭？两个人吃。

然后又打洗脸水来。另一个人送梳头盒子进去。他还不如搬进去跟帐房住还省事些，

三奶奶的陪房李妈进来说：小姐，姑爷要皮袍子。她每次叫小姐，就提醒银娣她自己没有带陪房的女佣来。

三奶奶伸手解肋下钮扣上系的一串钥匙。上来了？在底下。叫程贵上来说。

主仆俩都鬼鬼祟祟的，低声咕哝着。三奶奶不要给他，三奶奶不在乎嘛，要我们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嗳，我这回就是要打个抱不平，我实在看不过去，他欺负你们小姐，叫他自己来拿。

李妈笑着站在那里不动。三奶奶也笑，在一串钥匙上找她要的那支。三奶奶不要给他。你为什么那么怕他？谁怕他？我情愿他出去，清静点，不像你跟二爷恩爱夫妻，一刻都离不开。我们！像我们好了！你们才是恩爱夫妻。我是不跟他吵架，嗳，总是怪女人，

三奶奶听这口气，一定会有人去告诉老太太。她叹了口气。咳！所以你晓得我的难处。李妈，去告诉三爷老太太问起他好几次，不得了。

三奶奶先还不开口。李妈望着她，她终于用下颏略指了指门口：就说老太太找他。

李妈这才去了。

第五章

帐房里黑洞洞的，旧藤椅子都染成了油腻的深黄色，扶手上有个圆洞嵌着茶杯，男佣提 着黑壳大水壶进来冲茶。三爷占着张躺椅，却欠身向前，两肘搁在膝盖上，挽着手，一副诚 恳的神气，半真半假望着帐房微笑。好了好了，老朱先生，不要跟我为难了。

他袍子上穿着梅花鹿皮面小背心，黑缎阔滚，一排横钮。

扣着金核桃钮子。现在年轻人兴满天星，月亮门上打着短刘海，只有一寸来长，直戳 出来，正面只看见许多小点，不看见一缕缕头发，所以叫满天星。他就连这样打扮都不难 看，头剃得半秃，剃出的高额角上再加这么一排刺。只要时行，总不至于不顺眼，时装这东 西就是这样。

老朱先生直摇头，在藤椅上撅断一小片藤子剔牙齿。三爷这不是要我的好看？老太太 说了，不先请过示谁也不许支。你帮帮忙，帮帮忙，这回无论如何，下不为例。三爷，要 是由我倒好了。你不会摊在别的项下，还用得着我教你？天地良心，我为了三爷担了不少风 险了，这回是实在没法子腾挪。那你替我别处想想办法。你自己是个阔人。

那老头子发急起来。三爷这话哪儿来的？我一个穷光蛋，在你们家三十年，我哪来的 钱？谁知道你，也许你这些年不在家，你老婆替你赚钱。这三爷就是这样！反正谁不知道 你有钱，不用赖。我积下两个棺材本，还不够三爷填牙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今天非得替我 想办法。拜托拜托。只好还是去找那老西，得出这些钱吧？好，你马上就去。这些人都是 山西的回回，这些老西真难说话。你今天找着他，就没的可说，他非要他的三分头。不管 他怎么，要是今天拿不到钱我不要他的。三爷总是火烧眉毛一样。快去。我在你这儿打个 盹，昨天打了一晚上麻将。你不上楼去一趟？刚才说老太太找你。就说我已经走了。给老太 太一捉到，今天出去不成了。

但是他随即明白过来，他在这里不便，老朱先生没法开箱子，拿存折到钱庄去支钱。当 然并没有什么山西回回，假托另一个人，讲条件比较便当，讨债也比较容易。他年纪虽然 轻，借钱是老手了。好好，我上去看看。你去你的，快点。

他上楼来，三个女人在外间坐着剥杏仁。他咕噜了一声大嫂二嫂，拖着张椅子转了个 向，把袍子后身下摆一甩甩起来，骑着张椅子坐下来，立刻抓着杏仁一颗颗往嘴里丢。你看 他，是谁假传圣旨？老太太不在睡中觉？就快醒了，三爷，你写给我的洋字到底是什么字？什么字？还要装佯，你骂人，给人家鞋上写着马蹄，

他忍不住噗哧一笑，她就骂：缺德！好好糟踏人家一双鞋子。可不是，幸亏没穿出去， 叫人看见笑死了。去换鞋去了，穿在脚上？还笑！嗳，我的皮袍子呢？你先不要发脾气，件 衣裳又出去。天冷了不换衣裳？我冻死了二嫂不心疼？

她笑着把三奶奶一推。要我心疼？心疼的在这儿。除非你跟二爷是这样。我可没替二 爷扯谎，替他担心事背着罪名。三爷你都不知道你少奶奶多贤惠。

三奶奶把那碗杏仁挪到他够不着的地方。好了，留点给老太太舂杏仁茶。这东西有什 么好吃，淡里呱叽的，三奶奶也不管管他！她管没用，要二嫂管才服。三奶奶你听听！拨 弄着三奶奶钮扣上挂着的金三事儿，揣着捏着她纤瘦的肩膀，恨不得把她捏扁了。

三奶奶受不了，站起来抽出肋下的手绢子擦擦手，也不望着三爷，说：要开箱子趁老 太太没起来。要什么皮袍子自己去拣。她走了。叫你去呢。

他不作声，伸手把水仙花梗子上的红纸圈移上移下，眼睛像水仙花盆里的圆石头，紫黑 的，有螺旋形的花纹，浸在水里，上面有点浮光。咦，我的指甲套呢？都是你打人打掉了。 快拿来。咦，奇怪，怎么见得是我拿的？快拿来还我。不还我真打了。还要打人？你还不还？ 二嫂唱个歌就还你。我哪会唱什么歌？我听见你唱的。不要瞎说。那天在阳台上一个人 呱呱唧唧的不是你？

她红了脸。没有的事。快唱。是真不会。真的。唱，唱，脸从底下望上去更俊秀了。 站得近是让她好低低地唱，不怕人听见。他的袍子下摆拂在她脚面上，太甜蜜了，在她仿佛 有半天工夫。这间房在他们四周站着，太阳刚照到冰纹花瓶里插着的一只鸡毛帚，只照亮了 一撮柔软的棕色的毛。一盆玉兰花种在黄白色玉盆里，暗绿玉璞雕的兰叶在阳光中现出一层 灰尘，中间一道折纹，肥阔的叶子托着一片灰白。一只景泰蓝时钟坐在玻璃罩子里滴嗒。单 独相处的一刹那去得太

快，太难得了，越危险，越使人陶醉。他也醉了，她可以觉得。你看，我拣来的，还不错？是扑上去抢，一定会给他搂住了。她斜瞪了他一眼，在水碗里浸了 浸手，把两寸多长凤仙花染红的指甲向他一弹，溅他一脸水。

她看见他一躲，同时听见背后的脚步声。大奶奶进来，他已经坐下了。她飞红了脸，幸 亏胭脂搽得多，也许看不出。老太太还没起来？仿佛听见咳嗽，了把杏仁。嗳--

他丢回碗里去，向老太太房里一钻，大红呢门帘在他背后飞出去老远。

大奶奶把杏仁缓缓倒到石臼里，用一只手挡着。这是什么？咦？她笑了。这副药好 贵重，有这么些个金子。嗳，是我的，看看还有没有，这回我留着。

银娣把那小金管子抖了抖，用手绢子擦干了。本来她还怕他拿去不好好收着，让别人看 见了，上面的花纹认得出是她的。还了给她，她倒又若有所失。就像是一笔勾销，今天下午 这一切都不算，不过是胡闹，在这里等得无聊，等不及回去找他堂子里的相好。大奶奶可不会忘记。她到底看见了多少？

她后来听见说不让三爷出去，才心平了些。有男客来吃饭，要他在家里陪客。是老太爷 从前的门生，有两个年纪非常大，还要见师母磕头，老太太没有下去。这是三爷最头痛的那 种应酬，可是她在房里吃饭，听见楼下有胡琴声，在唱京戏。家里请客不能叫堂差，一问佣人，说是叫了几个小旦来陪酒，倒也还不寂寞。

她两只手抄在衣襟下坐着。房里没有生火。哮喘病最怕冷，不过老太太更怕火气，认为 全宅只有她年纪够大，不会上火，所以只有老太太房有个炭盆。房间大，屋项又高，只有正 中一盏黄暗的电灯远远照上来，房间整个像只酱黄大水缸，装满了许久没换的冷水。动作像在水底一样费力，而且方向不一定由自己作主。钟声滴嗒，是个漏水的龙头，一点一滴加进 去，积水更深。刚吃完饭，她冻得脸上升火，热乎乎的，仿佛冰天雪地中就只有这点暖气、 活气，自己觉得可亲。

二爷袖着手横躺在床上，对着烟盘子。他抽鸦片是因为哮喘，老太太禁烟，只好偷偷地 抽，其实老太太也知道。结婚以后不免又多抽两筒，希望精力旺盛些。他一双布鞋底雪白， 在黄昏的灯下白得触

目。从来不下地，所以鞋底永远簇新。今天笑死了，三爷一夜没回来， 二奶奶说还没起来--喳讲给他听。回来就往那房里一钻，一坐几个钟头，一块吃饭，还不 是为了筹钱？说是连大爷都过不了年。老太太相信大爷，其实弟兄俩还不都是一样？照这样 下去，我们将来靠什么过？

他先没说什么。她推推他。死人，不关你的事？也还不至于这样。

她就最恨他别的不会，就会打官话。他反正有钱也没处花，乐得大方。也许他情愿只够 过，像这样白看着繁华热闹，没他的份，连她跟着他也像在闹市隐居一样。

楼下胡琴又在咿哑着，她回到原处，坐得远远的，摸着皮袄的灰鼠里子，像抚摸一只 猫。她那天在阳台上真唱了没有，还是只哼哼？刚巧会给三爷听见了，又还记得。他记得。

她的心突然涨大了，挤得她透不过气来，耳朵里听见一千棵树上的蝉声，叫了一夏天的 声音，像耳鸣一样。下午的一切都回来了，不是一件件的来，统统一齐来，她望着窗户，就 在那黑暗的玻璃窗上的反光里，栗色玻璃上浮着淡白的模糊的一幕，一个面影，一片歌声， 喧嚣的大合唱像开了闸似的直奔了她来。

二爷在枕头底下摸索着。我的佛珠呢？老太太鼓励他学佛，请人来给他讲经。他最喜 欢这串核桃念珠，挖空了雕出五百罗汉。

她没有回答。替我叫老郑来。都下去吃饭了。我的佛珠呢？别掉了地下踩破了。又不是 人人都是瞎子。

一句话杵得他变了脸，好叫他安静一会--她向来是这样。他生了气不睬人了，倒又不那 么讨厌了。她于是又走过来，跪在床上帮他找。念珠挂在里床一只小抽屉上。她探身过去拎 起来，从下面托着，让那串疙里疙瘩的核子枕在黄丝穗子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不在抽屉里？

她用另一只手开了两只抽屉。没有嘛。等佣人来。我是不爬在床底下找。奇怪，刚才 还在这儿。总在这间房里，它又没腿，跑不了。

她走到五斗橱跟前，拿出一只夹核桃的钳子，在桌子旁边坐下来，把念珠一只一只夹破 了。吃什么？你吃不吃核桃？

他不作声。没有椒盐你不爱吃

淡黄褐色薄薄的壳上钻满了洞眼，一夹就破，发出轻微的爆炸声。叫个老妈子上来，饭 总要让人吃的。天雷不打吃饭人。

他不说话了。然后他忽然叫起来，喉咙紧张而扁平，老郑！老郑！老夏！你怎么了？ 脾气一天比一天怪。好了，我去替你叫她们。

她夹得手也酸了，正在想剩下的怎么办，还有这些碎片和粒屑。念珠穿在一根灰绿色的 细丝绳子上，这根线编得非常结实。一拿起来，剩下的珠子在线上轻轻地滑下去，咯啦塔一 响。她看见他吃了一惊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她用手帕统统包起来，开门出去。

过道里没有人。地方大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一种监视的气氛，所有的房门都半开着，擦 得铮亮的楼梯在她背后。她开了门闩，推开一扇玻璃门，阳台上漆黑，她也没开灯。冷得一 下子透不过气来。有两扇窗子里漏出点灯光，她回头看了看，怕有人看见，随即快步穿过廊上，那古老的地板有两块吱吱响着。到了T形的阳台上突出的部分，铺着煤屑，踩着也有点 声响。花瓶式的水门汀栏杆，每根柱子顶着个圆球，黑色的剪影像个和尚头，晚上看着吓人 一跳。她走到栏杆角上，俯身把手帕里的东西小心地倒在水管子里。

下面是红砖弯门，站在洋式雕花大柱子上，通向大门。大门口灯光雪亮，寂静得奇怪。 那条沥青路在这里转弯，作半圆形。路边的冬青树每一片叶子都照得清清楚楚，一簇簇像浅 色绣球花一样。在这里反而听不见人声与唱京戏的声音，只偶然听见划拳的大声喊。但是她尽管冷得受不住，老站着不走。仿佛门房那边有点人声。要是快散了，她要等着看他们出 来。

第一辆马车蹄声得得，沿着花园的煤屑路赶过来，又有许多包车挤上来。客人们谦让着 出来，老头子扶着虬曲的天然杖，戴着皮里子大红风帽，小旦用湖色大手帕捂着嘴笑，脸上 红红白白，袍子上穿着大镶大滚的小黑坎肩。三爷的声音在说话，他站在阶前，看不见。她紧贴在栏杆上，粗糙的水门汀沙沙地刮着缎面袄子。

客都走了。阿福呢？我出去。

啪啪的脚步声跑开了，一个递一个喊着阿福。三爷，这时候坐包车太冷，还是坐马车， 也快些。快--？套马就得半天工夫。好吧，叫他们快点。

又有人跑着传出去。阶上寂静了下来。是不是进去了在里边等着？不过没听见门响。

她低声唱起《十二月花名》来。他要是听见她唱过，一定就是这个，她就会这一支。西 北风堵着嘴，还要唱真不容易，但是那风把每一个音符在口边抢了去，倒给了她一点勇气， 可以不负责。她唱得高了些。每一个月开什么花，做什么事，过年，采茶，养蚕，看龙船，不管忙什么，那女孩子夜夜等着情人。灯芯上结了灯花，他今天一定来。一双鞋丢在地下卜 卦，他不会来。那呢喃的小调子一个字一扭，老是无可奈何地又回到这个人身上。借着黑暗 盖着脸，加上单调重复，不大觉得，她可以唱出有些句子，什么整夜咬着棉被，留下牙齿印 子，恨那人不来。她被自己的喉咙迷住了，蜷曲的身体渐渐伸展开来，一条大蛇，在上下四 周的黑暗里游着，去远了。

她没听见三爷对佣人说：这个天还有人卖唱。吃白面的出来讨钱。

她唱到六月里荷花，洗了澡穿着大红肚兜，他坐马车走了。

第六章

因为是头胎，老太太请她嫂子来住着，帮着照应。生下来是个男孩子，银娣自进了他家门，从来没有这样喜欢。是她嫂子说的，姑奶奶的肚子争气。

老太太也高兴，她到现在才称得上全福，连个残废儿子也有了后代根。吃素的人不进血房，虽然她只吃花素，也只站在房门口发号施令，一边一个大丫头托着她肘弯，更显得她矮小。快关窗子，那边的开条缝。今天东风，这房子朝东北。

这时候着了凉，将来年纪大点就觉得了。想吃什么，叫厨房里做。就是不能吃鸭子，产后吃鸭子，将来头抖，像鸭子似的一颠一颠。

她向炳发老婆道谢：只好舅奶奶费心，再多住些时，至少等满了月。不放心家里，叫人回去看看。住在这儿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要什么叫人去跟他们要。

孩子抱到门口给她看，用大红绸子打着蜡烛包绑得直挺挺的。孩子也像父亲，有哮喘病，有人出主意给他喷烟，也照他父亲一样用鸦片烟治，老太太听见说，也装不知道。

二爷搬到楼下去住，银娣顿时眼前开阔了许多。她喜欢一样样东西都给炳发老婆看。一张红木大床是结亲的时候买的，宽坦的踏脚板上去，足有一间房大。新款的帐檐是一溜四只红木框子，配着玻璃，绣的四季花卉。里床装着什锦架子，搁花瓶、茶壶、时钟。床头一溜矮橱、一叠叠小抽屉嵌着罗钿人物，搬演全部水浒，里面装着二爷的零食。一抹平的云头式白铜环，使她想起药店的乌木小抽屉，尤其是有一屉装着甘草梅子，那香味她有点怕闻。床顶用金链条吊着两只小珐琅金丝花篮，装着茉莉花，褥子却是极平常的小花洋布。扫床的小麻秸扫帚，柄上拴着一只粗糙的红布条穗子。真可以几天不下床，

他可不是不下床，这是他的雕花囚笼，他的世界。她到现在才发现了它，晚上和她嫂子拉上帐子，特别感到安全，唧唧哝哝谈到半夜，吃抽屉里的糕饼糖果，像两个小孩子。她再也没想到她会跟她嫂子这样好，有时候诉苦诉到流眼泪。

她要整天直挺挺坐着，让秽血流干净。整匹的白布绑紧在身上，热得生痱子。但是她有一种愉快的无名氏的感觉，她不过是这家人家一个做月子的女人。阳光中传来包车脚踏的铃声，马蹄得得声，一个男人高朗的喉咙唱着，买……

汰衣裳板！一只拨浪鼓懒洋洋摇着，得轮敦敦，得轮敦敦推着玻璃柜小车卖胭脂花粉、头绳、丝线，虬曲的粗丝线像发光的卷发，编成湖色松辫子。得轮敦敦--用拨浪鼓召集女顾客，把女人当小孩。

梳妆台的镜子上蒙着块红布，怕孩子睡觉的时候魂灵跑到镜子里出不来。满月礼已经收到不少，先送到老太太房里去看过了，再拿到这里来，梳妆台上搁不下，摆了一桌子。金锁、银锁、翡翠锁片，都是要把孩子锁在人世上。炳发老婆有点担心，值钱的东西到处摊着。新来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。她不要紧，

奶妈新来，不知道底细，所以比别人尊敬她。他们家难得用个新人，银娣就喜欢她一个新鲜。她奶又多，每天早上还挤一碗给老太太吃。老太太不吃牛奶，人奶最补的。

大奶奶三奶奶和老姨太太们进来看礼物。三奶奶又带两个表嫂来看。这是舅舅的？有人指着一盘衣服问。不是。还没来呢。

她们走了，银娣不能不着急起来。还不来，她轻声对她嫂子说。明天再不来，我再回去一趟。你听见这些人说。这些人都是看不得人家。嗳，有些来了多少年连屁都没放一个，不要说养儿子了。

她们的男人又还不是棺材瓤子。

三奶奶没有孩子。

第二天她娘家的礼没来，炳发倒来了。男亲戚向来不上楼的，这次是例外，佣人领他到银娣房里。舅老爷带来的，嗳呀，干什么？哥哥真是，还又费事。荷叶包肉，下面一大沙锅全鸡炖火腿。老郑，拿点给奶妈吃。

炳发穿着黑纱马褂，摇着一把黑纸扇。他老婆把孩子抱来给他看。家里都好？所以我着急。没办法，只好来跟姑奶奶商量。

都是低声说话，坐得又远，都向前伛偻着，怕听不见，连扇子也不摇了。每句中间隔着一段沉默。嫂嫂知道我没钱，这里过得多享

福，谁相信她一个月才拿几块钱月费钱？姑奶奶手里没钱，我到处想办法。都去过了。王家里不肯？

摇摇头一目夹眼。昨天去找冯金大。谁？还是小无锡的来头。

她哥哥的难处不用说她也知道，她就是不懂，听他们说姚家怎样了不起，讲起来外面谁不知道，难道姚家少奶奶的娘家会借不到钱？她哥哥虽然是老实人，到底在上海土生土长的，这些年也混过来了。这回想必是夫妻商量好的，看准了她非要这笔礼不行，要她自己拿出来。姑奶奶跟姑爷商量商量看，他！姑爷住在楼下？可不是，这两天送信也难。

她也知道这不是叫人传话的事，要银娣自己对他说。

银娣不开口。他向来忌讳提钱。他是护短，这辈子从来没有钱在他手里过。逼急了还不是打官话，说送什么都一样，不过是点意思。姑爷可能想法子在帐房里支？不行呃，不是有这话，'瞒上不瞒下'？谁也瞒不了。这些人正等着扳我的错处，这下子有的说了。姑奶奶向来要强，礼不全，也许不要紧，老太太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难处。

炳发说。老太太是不会说什么，别人还得了？也是--头胎，又是男孩子。

其实她并不是没想到去跟老太太说，趁着老太太这时候喜欢。不过她喜欢向来靠不住，今天宠这个，明天又抬举那个，好让这些媳妇谁也别太自信。为这事去诉苦也叫人见笑，老太太那副声口已经可以听得见：叫你哥哥不要打肿脸充胖子。这有什么要紧，都是自己人。然后给她一笔钱，不会多，老太太不知道外面市价--姚家替她办的嫁妆就是那样，不过换了他们自己去买，就又有的说了，等买了来东西粗糙，又不齐全，正好怪他们不会买东西，不懂规矩。还是问姑爷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儿子一个个的前程都在这上面，做官都有份。她是不愿意说，她做不了主的事，也不便许愿，但是他们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不趁热打铁，她这时候刚生了儿子，大家有面子，下股子劲硬挺过去，处处要人家特别担待，谁拿你们当正经亲戚？她恨他们不争气，眼光小，只会来逼她。

奶妈吃了饭进来了。才把她支使出去，又有佣人进进出出。我走了。

迸了这半天，还是丢给她不管了。拿我的头面去当，

她嫂子苦着脸望着她半天。……姑奶奶满月那天不要戴？就说不舒服，起不来。

他们显然不愿意。什么不能当，偏拣一个不久就非还她不可的。头面至少平时用不着，戒指几天不戴老太太就要问，皮衣裳要到冬天才用得着，不过大累赘，怎么拿出去？这要赎不回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，我上吊就是了，这日子也过够了。姑奶奶快不要这样说。你们晓得我过的什么日子？你们真不管了。姑奶奶，给人听见了。本来也都是为你打算，噢，你现在懊悔了。早晓得还是卖断了干净。

他老婆急得只叫姑奶奶。他已经站了起来。我走了。走了再也不要来了。情愿你不来。只有这一个亲人。谁再来不是人。嫌我丢脸，皇帝还有草鞋亲呢。

他老婆连忙说：你这是什么话？过年过节不来，不叫姑奶奶为难？有什么为难？你不用咒人，从今天起你没有我这哥哥。

他老婆把他往房门口直推。嗳呀，你要走快走，在这儿就光叫姑奶奶生气。

到了晚上关了房门，银娣拿出首饰箱来，把头面包起来，放在她哥哥带来的提篮盒下屉。她嫂子第二天早上拿回家去，下午又回来了。再过了两天，礼送来了，先拿到楼上外间，老太太还没起来。大奶奶三奶奶第一个看见，把金锁在手心里掂着，估有几两重，又批评翡翠镜片颜色太淡，又把绣货翻来翻去细看。还是苏绣呢。其实苏绣的针脚板，湘绣的花比较活。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人家本事大，提篮盒拿出拿进，谁晓得装着什么出去？嗳，我也看见。来来去去，总有一天房子都搬空了。

奶妈照例到外间来挤奶，让老太太趁热吃。

她站在房门外等老太太起来，都听见了，回去告诉银娣姑嫂，又把银娣气个半死。

满月前两天，三奶奶叫了个穿珠花的来，替她重穿一朵珠花。她知道我要什么花样，她说话，不会吵醒三爷，不过你不要走开，晓得吧？我知道。这一向人杂。

三奶奶到老太太房里去了，照例打粗的老妈子进来倒痰盂扫地。老李在桌上铺了块小红毡子，珠花衬着棉花，用一条绸手帕包着，放

在毡子上，她叠起三奶奶的衣服，收拾零碎东西。粗做的扫到床前，扫帚拨歪了三爷的拖鞋，正弯下腰去摆齐整，倒吓了一跳，他打着呵欠掀开帐子，两只脚在地下找拖鞋。三爷不睡了？吵死了，还睡得着？我去打洗脸水。

他站在衣橱前面把裤带系紧些，竹青板带从短衫下面挂下来，排须直拂到膝盖上，快点，我吃早饭，吃了出去。三爷吃点什么？你去看有什么。快点。

老李叫了声如意没人应，那丫头想必也在楼下吃早饭。别人不是在吃饭就是跟着三奶奶。她只好自己下去，年纪又大，脚又小，又是个胖子，他还直催。他似乎从来不记得她不比寻常的女佣，是他少奶奶娘家来的，几乎是他丈母娘的代表。

她一直气她的小姐受他的气。

她拿他的碗筷到厨房去盛了碗粥，等着厨子配几色冷盘。

忽然听见找阿福。阿福这时候哪在这儿？

三爷的包车夫向来要到下午才上班。三爷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嗳，这样等不及，往外跑，还不是又迷上了个新的。

一会又听见说：下来了。给三爷叫车。早饭不吃，连脸都不洗就出去了？房里没人，连忙又气喘吁吁上楼去，看见房门半开着，帐子放着，两只拖鞋踢在地板中央，桌上铺着小红毡子，毡子上什么也没有。她心里卜冬一响，像给个大箱子撞了一下，脚都软了，掀开帐子看看没有人，只好开抽屉乱找，万一是她自己又把珠花收了起来。粗做的打了洗脸水上来，把水壶架在痰盂上，也帮着找。也真奇怪，三爷一走我马上上来。才这一会工夫，怎么胆子这么大？可会是三爷拿的？快不要说这话，让这些人听见了，说你们自己房里的人都这样说。

她只好去告诉三奶奶。先找她们自己房里的老妈子，跟了来在老太太门外伺候着的，问知里面正开早饭，在门帘缝里张望着，等着机会把三奶奶暗暗叫了出来，三奶奶跟她回去，又兜底找了一遍，坐在一堆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哭了起来。青天白日，出了鬼了。我叫你别走开嘛。三爷等不及要吃早饭，叫如意也不在，只好我去。孙妈去打洗脸水去了。他也奇怪，起这么个大早出去了。三爷是这脾气，大概这两天家里有事，晚了怕走不开。

两人沉默了一会。小姐，这要报巡捕房，不查清楚了我担当不起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要先告诉老太太。嗳，请老太太把大门关起来，楼上搜到楼下，这时候多半还在这儿，等巡捕房来查已经晚了。他们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再也没有别人。不是那奶妈，她在老太太那儿挤奶。是那嫂子。

三奶奶匆匆回到老太太房去，大奶奶看见她神气不对，眼泡红红的，低声问怎么了。她要说不说的，大奶奶就藉故避了出去，丫头们一个个也都溜了。老太太两脚悬空，坐在红木炕床边沿上，摇着团扇，皱着眉听她哭诉，报巡警的话却马上驳回，只略微摇了摇头，带着目夹了目夹眼，望到别处去，就可见绝对没有可能。

三奶奶还是哭。老李跟了我妈三十年了，别的也都是老人，丫头都是从小带大的，都急得要寻死，一定要查个明白，不然责任都在她们身上。那全在你跟她们说，好叫她们放心，别出去乱说。不管上头人底下人，这话不好说人家。真要查出来又怎么着？事情倒更闹大了，传出去谁也没面子。东西到底是小事，丢了认个吃亏算了。

三奶奶还站在那里不走。别难受了，以后小心点就是了。家里人多，自己东西要留神点，你去告诉你房里的人，别让他们瞎说。老太太在炕床上托托敲着旱烟管的烟灰。

三奶奶只好回去，跟老李说了，叫她等那穿珠花的来了回掉她，就说不必重穿了。老李气得呼哧呼哧，在楼下等那女人，一见面再也忍不住，嘁嘁促促都告诉了她，越说越气，在厨房里嚷起来。我们小姐可怜，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。我是不怕，拼着一身剐，皇帝拉下马。我们做佣人的，丢了东西我们都背着贼名，我算管我们小姐的东西，叫我怎么见我们太太？谁想到今天住到贼窝里来了。只有千年做贼的，没有千年防贼的。他们自己房里东西拿惯了，大包小包往外搬，怎么怪胆子不越来越大，偷起别人来了，谁叫我们小姐脾气好，吃柿子拣软的捏。

三奶奶后来听见了骂老李：你这不是跟我为难么？我受的气还不够？

但是已经闹得大家都知道，传到银娣耳朵里，气得马上要去拉着三奶奶，到老太太跟前当面讲理，被炳发老婆拼命扯住不放。你一闹

倒是你理亏了，反而说你跟佣人一样见识。这种话老太太怎么会相信？反正老太太知道就是了。

银娣没做声。坏在老太太也跟别人一样想。

她哭了一夜，炳发老婆也一夜没睡。第二天满月，她的头面当了，只好推病不出来，倒正像是心虚见不得人。老太太派了个老妈子来看她，也没多问话，就请大夫来开了个方子。炳发在楼下坐席，并不知道出了事，当晚接了他老婆回去。他老婆虽然在这里度日如年，这时候回去倒真有点不放心，看银娣沉默得奇怪，怕她寻短见，多给了奶妈几个钱，背后嘱咐她晚上留神着点，好在二爷明天就搬上来了。那天晚上，老太太叫人给二奶奶送点心来，又特为给她点了几样清淡的菜，总算是给面子，叫她安心。炳发老婆临走，又送整大篓的西瓜水果，自己田上来的，配上两色外国饼干，要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。

人散了，三奶奶在房里又跟三爷讲失窃的事，以前一直也没机会说，说说又淌眼抹泪起来。他们佣人不肯就这么算了，要叫人来圆光，李妈出一半钱，剩下的大家出一份。

他皱着眉望着她，这些人就是这样，他们赚两个钱不容易的，拿去瞎花。圆光的剪张白纸贴在墙上，叫个小男孩向纸上看，看久了自会现出贼的脸来。是他们自己的钱，我们管不着。他们说一定要明明心迹。不许他们在这儿捣鬼。我顶讨厌这些。他们在厨房里，等开过晚饭，也不碍着什么。老太太也知道，没说什么。

他虽然不相信这些迷信，心里不免有点嘀咕。为安全起见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第二天在堂子里打麻将，就问同桌的一个帮闲的老徐：

老徐马上讲得凿凿有据，怎样灵验如神，一半也是拿他开玩笑，早猜着他为什么这样关心。少爷们钱不够花，偷家里的古董出来卖是常事。有什么办法破法，你可听见说？据说只有这一个办法，用猪血涂在脸上。就不会在那张纸上露脸。

圆光那天，他出去在小旅馆里开了个房间，那地方不怕碰见熟人。他叫茶房去买一碗猪血，茶房面不改色，回说这时候肉店关门了，买不到新鲜的猪血，要到天亮才杀猪。但是答应多给小帐，不久就拿了一碗深红色的粘液来。他有点疑心，不知道是什么血。要了一

面镜子，用手指蘸着浓浓地抹了一脸。实在腥气得厉害，他躺在床上老睡不着。仰天躺着，不让面颊碰着枕头，唯恐擦坏了面具。血渐渐干了，紧紧地牵着皮肤。旅馆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，许多人开着房间打麻将，哗啦哗啦洗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。别的房间里有女人唱小调。楼窗下面是个尿臊臭的小弄堂，关上窗又太热，怕汗出多了，冲掉了猪血。

一个小贩在旅馆通道里叫卖鸭肫肝、鸭什件。卖白兰花！生，白兰花要口伐?

跑旅馆的女孩子自然也不是正经人，有人拉她们进来胡闹，顺手牵羊会偷东西的。

到了后半夜渐渐静下来了。有两个没人要的女人还在穿堂里跟茶房打情骂俏，挨着不走，回去不免一顿打。有人大声吐痰，跟着一阵拖鞋声，开了门叫茶房买两碗排骨面。

他本来没预备在这里过夜，这时候危险早已过去了，就开门叫茶房打洗脸水来。洗了脸，一盆水通红的。小房间里一股子血腥气，像杀了人似的。

他带了几只臭虫回来，三奶奶抓着痒醒了过来，叫李妈来捉臭虫。李妈扯着电线辂辘，把一盏灯拉下来在床上照着，惺忪地跪在踏板上，把被窝与紫方格台湾席都掀过来，到处找。他们圆光怎么样?早散了，还不到十一点。嗳，不要说，倒是真有点奇怪--在人堆里随便拣了个小孩，是隔壁看门的儿子，才八岁，叫他看贴在墙上那张白纸。小孩眼睛干净，看得见鬼。童男更纯洁。看见什么没有?先看不见。过了好些时候，说看见一个红脸的人。红脸--那是谁?可像是我们认识的人?就是奇怪，他说没有眼睛鼻子，就是一张大红脸。嗳哟，吓死人了，别的没有了。红脸，就光是脸红红的，还是真像关公似的?说是真红。做贼心虚，当然应当脸红。是男是女?他说看不出。这孩子怎么了?是近视眼?

三爷忽然吃吃笑了一声。也许他不是童男子，眼睛不干净。你反正--

他高兴极了，想想真是侥幸，幸亏预先防备，自己还觉得像个傻子似的，在那臭虫窝里受了半天罪。

第七章

在浴佛寺替老太爷做六十岁的阴寿，女眷一连串坐着马车到庙里去，招摇过市像游行一样。家里男人先去了。银娣带着女佣，奶妈抱着孩子，同坐一辆敞篷车。她的出锋皮袄元宝领四周露出银鼠里子，雪白的毛托着浓抹胭脂的面颊。街上人人都回过头来看，吃了一惊似的，尽管前面已经过了好几辆车，也尽有年轻的脸，嵌在同样的珍珠头面与两条通红的胭脂里。在头面与元宝领之间，只剩下一块菱角形的脸，但是似乎仍旧看得出分别来。那胭脂在她脸上不太触目，她皮肤黑些。在她脸上不过是个深红的阴影，别人就是红红白白像个小糖人似的，显得乡气。她们这浩浩荡荡的行列与她车上的婴儿表出她的身份，那胭脂又一望而知是北方人，不会拿她误认为坐马车上张园吃茶的倌人。但是搽这些胭脂还是像唱戏，她觉得他们是一个戏班子，珠翠满头，暴露在日光下，有一种突兀之感：扮着抬阁抬出来，在车马的洪流上航行。她也在演戏，演得很高兴，扮作一个为人尊敬爱护的人。

马路边洋梧桐叶子一大阵一大阵落下来，沿路望过去，路既长而又直，听着那萧萧的声音，就像是从天上下来的。她微笑着几乎叫出声来，那么许多黄色的手飘下来摸她，永远差一点没碰到。黄包车、马车、车缝里过街的人，都拖着长长的影子，横在街心交错着，分外显得仓皇，就像是避雨，在下金色的大雨。

一条蓝布市招挂在一个楼窗外，在风中膨胀起来，下角有一抹阳光。下午的太阳照在那旧蓝布上，看着有点悲哀，看得出不过是路过，就要走的。今天天气实在好。好又怎样？也就跟她的相貌一样。

一行僧众穿上杏黄袍子，排了班在大门外合十迎接，就像杏黄庙墙上刻着的一道浮雕。大家纷纷下车，只有三个媳妇是大红裙子，特别引人注目。上面穿的紧身长袄是一件青莲色，一件湖色，一件杏子红。三个人都戴着多宝串，珠串绞成粗绳子，夹杂着红绿宝石、蓝宝石，成为极长的一个项圈，下面吊着一只珠子穿的古典字坠子，刚巧像个S字样，足有四寸高，沉甸甸挂在肚脐上，使她们娇弱的腰身仿佛向前荡过去，腆着个肚子。老太太最得意的是亲戚们都说她的三个媳妇最漂亮，至于哪一个最美，又争论个不完。许多人都说是银娣，

也有人说大奶奶甜净些，三奶奶细致些，皮肤又白。她不过是二奶奶，人家似乎从来不记得她丈夫是谁。很少提到他，提到的时候总是放低了声气，有点恐怖似的，做个鬼脸，是软骨病--到底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毛病。他们家不愿意人多问，他也很少出现，见是总让人见过，不然更叫人好奇。她喜欢出去，就是喜欢做三个中间的一个。

今天他们包下了浴佛寺，不放闲人进来。偏殿里摆下许多桌麻将。今天他们亲戚特别多，许多人从内地跑反到上海来。大家都不懂，那些革命党不过是些学生闹事，怎么这回当真逼得皇上退位？一向在上海因为有租界保护，闹得更凶些，自己办报纸，组织剧团唱文明戏，言论老生动不动来篇演说，大骂政府，掌声不绝，现在非常出风头，银娣是始终没看见过。姚家从来不看文明戏。唱文明戏的都是吊膀子出名的，名声太坏。难道就是这批人叫皇上退位？都说是袁世凯坏，卖国。本来朝事越来越糟，姚家就连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也已经失势了，现在老太太讲起来，在愤懑中也有点得意，但是也不大提起。跑反娣倒是有点觉得姚家以后不比从前了。本来他家的儿子一成年，就会看在老太爷面上赏个官做。大爷做过一任道台，三爷是不想做官，老太太也情愿他们安顿点待在家里，宦海风波险恶。银娣总以为她的儿子将来和他们不同。现在眼前还是一样热闹，添了许多亲戚更热闹些，她却觉得有一丝寒意。她哥哥那些孩子将来也没指望了。她的婚姻反正整个是个骗局。

在庙里，她和一个表弟媳卜二奶奶站在走廊上，看院子里孩子们玩，小丫头们陪着他们追来追去。一个孩子跌了一跤，哇！哭了。领他的老妈子连忙去扶他起来，揉手心膝盖。打地！打地

三奶奶在月洞门口和李妈鬼头鬼脑说话。仿佛听见说还没来……叫陈发去找了。陈发没用……又找我们三爷了，

三奶奶走过来倚着栏杆，卜二奶奶就笑她：已经想三爷了？谁像你们，一刻都离不开，好得合穿一条裤子。我们好不了，天天吵架。吵架谁不吵？你跟三爷相敬如宾。我们三奶奶出名的贤惠，聚在一起，似乎有一种奇异的魔力，连她们妯娌们都和睦起来。我们三爷欺负她。连老太太都管不住他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还好，你们老太太不许娶姨奶奶。只要不娶回来，眼不见为净。所以我情愿他出去，发毛

了点都要骂。她低声说，大家都吃吃笑了起来。青天白日，谁这么下流？你们三爷的事，不敢保。我们难得的。

她们这些年轻的结了婚的女人的话，银娣有点插不上嘴去，所以非插嘴不可。你这话谁相信？

三奶奶马上还她一句话：我们不像你跟二爷，恩爱夫妻。一提二爷，马上她没资格发言了。我们才真是难得。脸上也确是顿时现出好奇的笑容。我敢赌咒，你敢赌么？三奶奶你敢赌咒？

卜二奶奶笑。你刚生了个儿子，还赌什么咒？老实告诉你，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生出来的。人一面笑，眼睛里露出奇异的盘算的神气，已经预备当作笑话告诉别人。她们彼此开玩笑向来总是这一套，今天似乎太过份了，不好意思再往下说，但是仍旧在等着，希望她还会说下去，再泄漏些二爷的缺陷。刚巧有个没出嫁的表妹来了，这才换了话题。老太太叫，

两个媳妇连忙进去。老太太在和三奶奶的母亲打麻将。三爷呢？怎么叫了这半天还不来？亲家太太惦记着呢。三爷打麻将赢了，他们不放他走。别叫他，让他多赢两个。

她的小弟弟走到牌桌旁边，老太太给了他一块戳着牙签的梨，说：到外边去找姐夫，姐夫赢钱了，叫他给你吃红。姐夫不在那儿。在那儿。你找他去。我去找他，他们说还没来。

老太太马上掉过脸来向三奶奶说：什么打麻将，你们这些人捣的什么鬼？

三奶奶的母亲连忙说：他小孩子懂得什么，外头人多，横是闹糊涂了。到这时候还不来，自己老子的生日，叫亲家太太看着像什么样子？你也是的，还替他瞒着，难怪他胆子越来越大。

三奶奶不敢开口，站在那里，连银娣和丫头老妈子们都站着一动也不动，唯恐引起注意，把气出在她们身上。三奶奶母亲因为自己女儿有了不是，她不便劝，麻将继续打下去，不过谁也不叫出牌的名字。直到七姑太太摊下牌来，大家算胡了，这才照常说话。老太太是下不来台，当着许多亲戚，如果马虎过去，更叫人家说三爷都是她惯的。

一圈打下来，大奶奶走上来低声说：三爷先在这儿，到北站送行去了，老沈先生回苏州去。

她们用老沈先生作借口，已经不止一次了，他老婆不在上海，身边有个姨奶奶，但是姨奶奶们不出门拜客。所以她们无论说他什么，不会被拆穿。他这时候也许就在这庙里，老太太反正无从知道。她正看牌，头也不抬。大奶奶在亲家太太椅子背后站着，也被吸引进桌子四周的魔术圈内，成为另一根直立的棍子。吃

空气松懈了下来。连另外几张牌桌上说话都响亮得多。大奶奶三奶奶尝试着走动几步，当点小差使。银娣看见她房里的奶妈抱着孩子，在门口踱来踱去。你吃了面没有？呢？小和尚，我们去找夏妈。孩子叫小和尚。他已经在这庙里记名收做徒弟，像他父亲和叔伯小时候一样，骗佛爷特别照顾他们。

她抱他到前面院子里，斜阳照在那橙黄的墙上，鲜艳得奇怪，有点可怕。沿着旧红栏杆栽的花树，叶子都黄了。这是正殿，一排白石台阶上去，彤花排门静悄悄大开着。没有人，她不带孩子去，怕那些神像吓了他。月亮倒已经出来了，白色的，半圆形，高挂在淡清色下午的天上。今天这一天可惜已经快完了，白过了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，像乳房里奶胀一样。她把孩子抱紧点，恨不得他是个猫或是小狗，或者光是个枕头，可以让她狠狠地挤一下。

廊上来了些挑担子的，系着围裙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侧身垂着眼睛走过，看都不看她。扁担上都挑着白木盒子，上面写着菜馆名字，是外面叫来的荤席。不早了，开饭她要去照应。

院心有一座大铁香炉，安在白石座子上，香炉上刻着一行行蚂蚁大的字，都是捐造香炉的施主，陈王氏，吴赵氏，许李氏，吴何氏，冯陈氏……都是故意叫人记不得的名字，密密的排成大队，看着使人透不过气来。这都是做好事的女人，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女人。要是仔细看，也许会发现她自己的名字，已经牢铸在这里，铁打的。也许已经看见了，自己不认识。

她从月洞门里看见三爷来了，忽然这条典字栏杆的走廊像是两面镜子对照着，重门叠户没有尽头。他的瓜皮帽上镶着帔霞帽正，穿着骑马的褂子，赤铜色缎子上起寿字绒花，长齐膝盖，用一个珍珠扣子束着腰带，下面露出沉香色扎脚裤。

他走得很快，两臂下垂，手一半捏成拳头，缩在紧窄的袖子里，仿佛随时遇见长辈可以请个安。他看见了她也不招呼，一路微笑着望着她，走了许多路。她有点窘，只好跟孩子说话。小和尚，看谁来了。看见吗？看见三叔吗？二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呸！等你，大家都在等你--出去玩得高兴，这儿找不到你都急死了。怎么找我？不是算在外边陪客？还说呢，又让你那宝贝小舅子拆穿了，老太太发脾气。

他伸了伸舌头。不进去了，讨骂。你反正不管，一跑，气都出在我们头上，又是我们倒霉。

小和尚，你大了可不要学三叔。二嫂老是教训人。你自己有多大？你比我小。谁说的？你不比我小一岁？你倒又知道得这样清楚。心神不定起来。她颠着他哄着他，噢，噢，噢！不要我抱，要三叔，嗯？要三叔抱？

她把孩子交给他，他的手碰着她胸前，其实隔着皮袄和一层层内衣、小背心，也不能确定，但是她突然掉过身去走了。他怔了怔，连忙跟着走进偏殿，里面点着香烛，在半黑暗中大大小小许多偶像，乍看使人不放心，总像是有人，随时可以从壁角里走出个香仗来，上首的佛像是个半裸的金色巨人，当空坐着。二嫂拜佛？拜有什么用，生成的苦命，我只求菩萨收我回去。低下头去看了看孩子。现在有了他，我算对得起你们姚家了，可以让我死了。她眼睛水汪汪的，隔着一排排的红蜡烛望着他。

他望着她笑。好好的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因为今天在佛爷跟前，我晓得今生没缘，结个来世的缘吧。没缘你怎么会到我家来？还说呢，自从到你们家受了多少罪，别的不说，碰见这前世冤家，忘又忘不了，躲又没处躲，牵肠挂肚，真恨不得死了。今天当着佛爷，你给我句真话，我死也甘心。怎么老是说死？你死了叫我怎么样？你从来没句真话。你反正不相信我。起来。他不让她去抱他，一只手臂勒得她透不过气来，手插在太紧的衣服里，匆忙得像是心不在焉。她这时候倒又不情愿起来，完全给他错会了意思。衬衫与束胸的小背心都是一排极小而薄的罗钿钮子，排得太密，非常难解开，暗中摸索更解不开。也只有他，对女人衣服实在内行。但是只顾努力，一面吻着她都有点心神不属。她心里乱得厉害，都不知道剖开胸膛里面有什么，直

到他一把握在手里，抚摩着，揣捏出个式样来，她才开始感觉到那小鸟柔软的鸟喙拱着他的手心，它恐惧地缩成一团，圆圆的，有个心在跳，浑身酸胀，是中了药箭，也不知是麻药。冤家，

孩子嚎哭的声音在寂静中震荡，狭长的殿堂石板砌地，回声特别大，庙前庙后一定都听见了，简直叫人受不了，把那一刹那拉得非常长，仿佛他哭了半天，而他们俩魇住了，拿他毫无办法。只有最原始的欲望，想躲到山洞里去，爬到退色的杏子红桌围背后，挂着尘灰吊子的黑暗中，就在那蒲团上的孩子旁边。两个人同时想起《玉堂春》，神案底下叙恩情。她就是怕他也想到了，她迟疑着没敢蹲下来抱孩子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有人来了，我不怕，反正就这一条命，要就拿去。

她马上知道说错了话，两个人靠得这样近，可以听见他里面敲了声警钟，感到那一阵阵的震动。他们这情形本来已经够险的，无论怎样小心也迟早有人知道。在他实在是犯不着，要女人还不容易？不过到这时候再放手真不好受，心里实在有气。二嫂，今天要不是我，嗨嗨！你不要这样没良心！没良心倒好了，不怕对不起二哥？你二哥！也不知道你们祖上作了什么孽，生出这样的儿子，看他活受罪，真还不如死了好。又何必咒他。谁咒他？只怪我自己命苦，扒心扒肝对人，人家还嫌血腥气。是你看错人了，二嫂，不要看我姚老三，还不是这样的人。袖子一甩走了，缎子咯啦一声响。

她终于又听见孩子的哭声。她跪在蓝布蒲团上把他抱起来，把脸埋在他大红绸子棉斗篷里，闻见一股子奶腥气与汗酸气。他永远衣服穿得太多，一天到晚出汗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拣起小帽子来给他戴上，帽子上一个老虎头，突出一双金线织的圆眼睛，擦在她潮湿的脸上有点疼。

她出来到走廊上，天黑了，晚钟正开始敲，缓慢的一声声砰！砰！充塞了空间，消灭一切思想，一声一声跟着她到后面去。

饭桌已经都摆出来了，他们自己带来的银器。大奶奶三奶奶正忙着照应。她找到奶妈把孩子交给她。三爷站在老太太背后看打牌，和他丈母娘说话。也许他今天晚上会告诉三奶奶。--这话他大概不敢说。--他怎么舍得不说？今天这件事干得漂亮，肯不告诉人？而且这么个大笑话，哪儿熬得住不说？熬也熬不了多久。

等着打完八圈才吃晚饭。座位照例有一番推让争论，全靠三个少奶奶当时的判断，拉拉扯扯把辈份大、年纪大、较远的亲戚拖到上首，有些已经先占了下首的座位，双手乱划挡架着，不肯起来。有许多亲戚关系银娣还没十分摸清楚，今天更觉得费力，和别人交换一言一笑都难受。她们是还不知道她的事。未来是个庞然大物，在花布门帘背后藏不住，把那花洋布直顶起来，顶得高高的，像一股子阴风。庙里石板地晚上很冷，门口就挂着这么个窄条子花布帘子。屋梁上装着个小电灯泡，一张张圆台面上的大红桌布，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有突兀感。以后的事全在乎三奶奶跟她房里的人，刀柄抓在别人手里了。

她一直站着给人夹菜。你自己吃。坐下，二奶奶坐。张桌子，地方太大太冷，稀薄的笑话声，总热闹不起来。

打了手巾把子来，装着鸭蛋粉的长圆形大银粉盒，绕着桌子，这个递到那个手里，最后轮到她用，镜子已经昏了，染着白粉与水蒸气。鲜艳的粉红丝棉粉扑子也有点潮湿，又冷又硬，更觉得脸颊热烘烘的。

麻将打到夜里一两点钟才散。在马车上奶妈告诉她孩子吃了奶都吐出来，受了凉了。回去二爷听见了发脾气。他今天整天一个人在家里。一直好好的，你走了交给谁抱？交给谁？谁也不在那儿，去了。来喜那小鬼，跟着那些小孩起哄，都玩疯了。

据夏妈说，她也在找二奶奶。二爷把跟去的人都骂了一顿。银娣起初心不在焉，他的雌鸡喉咙听得她不耐烦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哪个孩子不伤风着凉。打鸡骂狗的，你越是稀奇越留不住。生气，省得再跟她说话。你还要咒他？也是你自己不当心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根本不应当带他去。是我叫他去的？老太太要他去拜师傅，你有本事不叫去？奶妈，把门开着，夜里他要是咳嗽我听得见。噢，我也听着点。

他们的声音都离她很远，像点点滴滴的一行蚂蚁，隔着衣服有时候不觉得，有时候觉得讨厌。她能知未来，像死了的人，与活人中间隔着一层，看他们忙忙碌碌，琐碎得无聊。

但是眼看着他们忙着预备睡觉，对明天那样确定，她实在受不住。不知道自己怎么样，这不是人所能忍受的。目前这一刹那马上拖长了，成为永久的，没有时间性，大钳子似的夹紧了她，苦痛到极点。他们要拿她怎么样？向来姨奶奶们不规矩，是打入冷宫，送到北

边去，不是原籍乡下，太惹人注目，是北京，生活程度比上海低，家里现成有房子在那里，叫看房子的老佣人顺便监视着。正太太要是走错一步路呢？显然他们从来不。这些人虽然喜欢背后说人家，这话从来没人敢说。

她并没有真怎么样，但是谁相信？三爷又是个靠得住的人。马上又都回来了，她怎么说，他怎么说，她又怎么说，她怎么这样傻。她的心底下有个小火熬煎着它。喉咙里像是咽下了热炭。到快天亮的时候，她起来拿桌上的茶壶，就着壶嘴喝了一口。冷茶泡了一夜，非常苦。窗子里有个大月亮快沉下去了，就在对过一座乌黑的楼房背后，月亮那么大，就像脸对脸狭路相逢，混沌的红红黄黄一张圆脸，在这里等着她，是末日的太阳。在黑暗中房间似乎小得多。二爷带着哮喘的呼吸与隔壁的鼾声，听上去特别逼近，近得使人吃惊。奶妈带着孩子跟老郑睡一间房，今天晚上开着门，就像是同一间房里的一个角落。两个女佣的鼾声略有点参差不齐，使人不由自主期待着一上一落，神经紧张起来。一个落后半步，两个都时而沙嗄，时而浓厚，咕嘟咕嘟冒着泡沫。然后渐趋低微，偶尔还吁口气。或是吹声哨子。听上去人人今天晚上都过不了这一关。夜长如年，现在正到了最狭窄的一个关口。

格喇一响，跟着一阵沙沙声。是什么？她站着不动，听着。是老郑在枕上转侧，枕头装着绿豆壳，因为害红眼睛，绿豆清火的。

她披上两件衣裳，小心地穿过海上的船舱。黑洞洞的，一只只铺位仿佛都是平行排列着。一个个躺在那里，在黑暗中就光剩这一口气，每次要再透口气都费劲，呼嗤呼嗤响，是一把乱麻绷紧在一个什么架子上，很容易割断。每一只咽喉都扯长了横陈在那里，是暴露的目标。她自己的喉咙是一根管子扣着几只铁圈，一节节匝紧了，酸疼得厉害，一定要竖直了端来端去。她转动后面箱子房的门钮，一进去先把门关上了再开灯。一开灯，那间大房间立刻闯了上来，在温暖的黄色灯光里很安逸。用不着的家具，一叠叠的箱子，都齐齐整整挨着墙排列着。

二爷不会看见门头上小窗户的光。老妈子门隔着间房，也看不见。她搬了张凳子放在他的旧床上。坏在床板太薄，踢翻了凳子咕咚一声，比地板上更响。门头上的横栏最合适，不过那要开着门。另一

扇门通向甬道，是锁着的。她四面看看，想找张床毯或是麻包铺在床上，但是什么都收起来了。还是宁可快点，不必想得太周到。孩子随时可以哭起来，吵醒他们。反正要不了一会工夫，她小时候有个邻居的女人就是上吊死的。她多带了一条裤带来，这种结实的白绸子比什么绳子都牢。能够当作一件家常的工作来做，仿佛感到一点安慰似的。

上面有灰尘的气味，也像那张床一样，自成一个小房间。

如果她夏天上吊，为了失窃的事，那是自己表明心迹，但是她知道这些人不会因为她死了，就看得起她些。他们会说这是小户人家的女人惫赖，吵架输了，赌气干的事。现在她是不管这些人说什么了。如果她还有点放不下，至少她这一点可以满意：叫人看着似乎她生命里有件黑暗可怕的秘密--说是他也行，反正除了二爷她还有个人。

其实她并没有怎样想到身后的情形--不愿意想。人死如灯灭。眼不见为净。就算明天早上这世界还在这里，若无其事，像正太太看不见的姨奶奶，照样过得热热闹闹的。随它去，一切都有点讨厌起来，甚至于可憎。反正没有她的份了，要她一个人先走了。

第八章

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，风吹着直动，筛进一条条阳光，满房间老虎纹，来回摇晃着。二爷的一张大照片配着黑漆框子挂在墙上，也被风吹着磕托磕托敲着墙。那回是他叫起来，把她救下来的。他死了她也没穿孝，因为老太太还在，现在是戴老太太的孝。她站着照镜子，把一只手指插在衣领里挖着，那粗白布戳得慌。

十六年了，好死不如恶活，总算给她挺过去了。当时大家背后都说：不知道二奶奶为什么上吊。照二爷说，那天晚上讲了她几句，因为孩子从庙里回来受了凉，怪她不小心。

有人说还是为了头两个月家里闹丢东西的事。还真有佣人说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提起那回事。

三房是不是给她吓住了，没敢说出去？三爷如果漏了点风声出去--他是向来爱讲人的：卜二奶奶靠不住有人信些，因为她的出身。她寻死就是凭据。是不是因为这罪名太大了，影响太大，所以这话从来没人敢说？这都是她后来自己揣测的，当时好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。就连一年以后还不能确定，他们家也许在等着抓到个借口再发放她。老太太算是为了她上吊跟她生气。真要是吊死了成什么话？她在自己房里养息了几天，再出去伺候老太太，这话从来没提过，不过老太太从此不大要她在跟前，讲起来是二爷身体更差了，要她照应。

那年全家到普陀山进香，替二爷许愿，包了一只轮船，连他都去了，就剩下她一个人看家。可是调兵遣将，把南京芜湖看房子的老人都叫了回来，代替跟去的人，在宅子里园子里分班日夜巡逻，如临大敌。还怕人家不记得那年丢珠花的事？

她是灰了心，所以跟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。两人也有个伴，有个消遣。他哮喘病越发越厉害，吸烟也过了明路了，他死了，她没有他做幌子，比较麻烦。女人吃烟的到底少，除了堂子里人，又不是年纪大的老太太，用鸦片烟治病。

男人就不同。其实他们又不是关在家里，没有别的消遣，什么事不能干，偏偏一个个都病恹恹整天躺着，对着个小油灯。大爷三爷因为老太太最恨这个，直到老太太的丧事才公然在孝幔里面摆着烟盘子，躺在地下吸，随时匍匐着还礼。

楼下摆满了长桌子，裁缝排排坐着，赶制孝衣孝带。原匹粗布簇新的时候略有点臭味，到处可以闻见。七七还没做完，大门口的蓝白纸花牌楼淋了雨，白花上染上一道道宝蓝色。每天吊客进门，吹鼓手吱……一齐吹起来，弯弯扭扭尖利的鼻音，有高有低，像一把乱麻似的，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，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。她明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，也许会来得太晚了。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，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大孙少奶奶辈份小，已经快六十岁的人，抱孙子了，还是做媳妇，整天站班，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，免得说她卖弄脚小。替婆婆传话，递递拿拿，挨了骂红着脸赔笑。银娣是还比不上她，婆婆跟前轮不到她伺候，再过两年也就要娶媳妇了，当然是个阔小姐。上头老是给她没脸，怎么管得住媳妇？等到老太太死了，分了家，儿子媳妇都不小了，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。

其实她这时候拿到钱又怎样？还不是照样过日子，不过等得太久，太苦了，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。可以分到多少也无从知道，这话向来谁也不便打听。就连大奶奶三奶奶每天替换着管帐，也不见得知道，--一向不要她管帐，藉口是二爷要她照应。她们也顶多偶尔听见大爷三爷说起。大爷算是能干，老太太许多事都问他。三爷常在帐房里混，多少也有点数。只有二爷这些事一窍不通。老太太一死，大奶奶把老太太房里东西全都锁了起来，等公亲

本来不便马上分家，但是这一向家里闹鬼，大家都听见老太太房里咳嗽的声音，啃啃！第二声向上，特别提高，还有她的旱烟袋在红木炕床上磕着敲灰的声音。房门锁着，钥匙早交了出去了。晚上大爷在楼下守灵，也听见楼板上老是磕托一响，是老太太悬空坐着，每次站起来，一双木底鞋一齐落地。银娣疑心是大奶奶弄鬼，也有人疑心她自己，不过大家还是一样害怕。这房子阴气太重，是早点搬出去，不必等过了七七，在庙里做七也是一样。

今天提前请了公亲来，每房只有男人列席，女人只有她一个，总算今天出头露面了。她揿了揿发髻，她的脸不打前刘海她始终看不惯。规矩是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。老了，她对自己说。穿孝不戴耳环，耳朵眼里塞着根茶叶蒂，怕洞眼长满了。眼皮上抹了点胭脂，像哭得红红的，衬得眼睛也更亮。一身白布衣裙，倒有种乡下女

人的俏丽。楼下客都到齐了，不过她还要等请才能够下去。她牵了牵衣服，揭开盖碗站着喝茶，可以觉得一道宽阔的热流笔直喝下去，流得奇慢，浑身冰冷，一颗心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。大爷请二奶奶下去，

大厅里三张红木桌子拼成一张长桌子，大家围着坐着，只向她点点头，半欠了欠身，只有三爷与帐房先生站起来招呼了她一声。他们留了个位子给她，与大爷三爷老朱先生同坐在下首，老朱先生面前红签蓝布面帐簿堆得高高的。满房间的湖色官纱熟罗长衫，泥金洒金扇面，只有他们家三个是臃肿不合身的孝服，那粗布又不甚白，三个有了些日子的雪人，沾着泥与草屑，坐在一起都有点窘意，三个大号孤儿。三爷自从民国剪辫子，剪了头发留得长长的，像女学生一样，右耳朵底下两寸长，倒正像哀毁逾恒，顾不得理发。她这些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。他瘦多了，嘴部突出来，比较有男子气。老太太临死又找不到他，派人在堂子里大找。

九老太爷开口先解释为什么下葬前应当把这件事办了。

他行九是大排行，老太爷从前只有他这一个值埽跟着哥哥，官也做得不小，也像在座的许多遗老，还留着辫子，折中地盘在瓜皮帽底下，免得引人注目。他生得瘦小，一张白净的孩儿面，没有一点胡子茬子，真看不出是五十多岁的人，偏着身子坐在太师椅上，就像是过年节小辈来磕头，他不得已，坐在那?quot;受头的一副神气。

老朱先生报帐，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，几户存折，几箱银器，几箱瓷器，念得飞快，简直叫人跟不上。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，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。戴眼镜是倚老卖老，没有敬意。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，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，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，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。看他若无其事，显然早已预先知道，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，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。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，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，来不及地花钱。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，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。她也在这里，对面坐着。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，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，她不由得想起戏上白盔白甲，阵前相见。她竭力捺下脸上的微笑，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不觉得。他们难道什么都不给她留下？不会吧？老太太在的时候不见得知道？也难说。越到后来，她有许多事都

宁可不知道，也许谁也不晓得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形。照理当然不能都给他拿去还债--他外面欠了那么许多。不过大爷想必还是很费了番手脚。他自己当然不便说这话，长辈也都不肯叫人家儿子一文无着。

他还剩下四千多块，折田地给他。田地是中兴的基本，万一有个什么，也有个退步。

芜湖最好的田归他。她的在北边。他母亲的首饰照样分给他做纪念，连金条金叶子都算在内。

股票费事，二房没有男人，少拿点股票，多分点房地产，省心。

帐房读得告一段落，后来才知道是完了。渐渐有人低声谈笑两句，抹鼻烟打喷嚏，抖开扇子。

她是硬着头皮开口的，喉咙也僵硬得不像自己。九老太爷，那我们太吃亏了。

突然宁静下来，女人的声音更显得又尖又薄，扁平得像剃刀。现在这种年头，年年打仗，北边的田收租难，房子也要在上海才值钱。是九老太爷说的。二房没有男人。孩子又还小，将来的日子长着呢，孤儿寡妇，叫我们怎么过?

骇异的寂静简直刺耳，滋滋响着，像一支唱片唱完了还在磨下去。所有的眼睛都掉过去不望着她。

第九章

老太爷略咳了声嗽。二奶奶这话，时世不好是真的。

现在时世不同了，当然你们现在不能像老太太在世的时候。现在这时候谁不想省着点？你还好，家里人少，人家儿女多的也一样过，没办法。你们三房是不用说，更为难了。今天的事并不是我做的主，是大家公定的，也还费了点斟酌。亲兄弟明算帐，不过我们家向来适可而止，到底是自己骨肉，一支笔写不出两个姚字来。子耘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是他们的舅舅，你说的话有份量。

舅老太爷连连哈着腰笑着。今天有九老太爷在这儿，当然还是要九老太爷操心，我到底是外人。你是至亲，他们自己母亲的同胞兄弟。到底差一层，差一层。今天当着姚家这些长辈，没有我说话的份。景怀你说怎么样？别让我一个人说话，欺负孤儿寡妇，我担当不起。

她红了脸，眼泪汪汪起来。九老太爷这话我担当不起。

我是实在急得没办法，不要得罪了长辈。一个寡妇守着两个死钱，往后只有出没有进。不是我吃不了苦，可怜二爷才留下这点骨血，不能耽误了他，请先生，定亲娶亲，一桩桩大事都还没有办。我要是对不起他，我死了怎么见二爷？二奶奶你非说不够，叫我怎么着？拿叫谁少拿？

她哭了：我哪敢说什么，只求九老太爷说句公道话。老太太没有了，只好求九老太爷替我们做主。老太太当初给二房娶亲，好叫二房也有个后代，难道叫他过不了日子，替家里丢人？叫我对他奶奶对他爹怎么交代？我不管了。

大家面面相觑，只有大爷三爷向空中望着。然后不约而同都站了起来，纷纷跟了出去劝九老太爷，就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哭。我的夫呀，亲人呀，你好狠心呀，丢下我们无依无靠。

她哭得拍手拍膝盖。你可怜一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，前世作的什么孽，还没受够罪。你就这一个儿子也给人家作践。你欠的什么债，到现在都还不清，我的亲人哪！

只有老朱先生不好意思走，一来他的帐簿都还在这儿。二奶奶，二奶奶。我要到老太太灵前去讲清楚，老太太阴魂还没去远呢，我跟

了去。小和尚呢？叫他来，我带他去给老太太磕头。他爸爸就留下这点种子，我站在旁边眼看着人家把他踩下去，我去告诉老太太是我对不起姚家祖宗，我在灵前一头碰死了，跟了老太太去。二奶奶，是不拿她当回事。急得他满头大汗，围着她团团转，摘下瓜皮帽来扇汗，又替她扇。二奶奶，

他低声叫，二奶奶。九挨到下了葬，还是照本来那样分。像舞台上的耳语，嘘溜溜射出去，连后排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虽然现在不怕被人听见了，她也像一切过惯大家庭生活的人，一辈子再也改不过来，永远鬼鬼祟祟，欠身向前嘁嘁促促。九老太爷不来，还有人说叫我替他递碗茶。我问这话是谁说的，这才不听见说了。我不管，逢人就告诉。我们是分少了嘛！只要看他们搬的地方，大太太姨太太一人一个花园洋房，整套的新家具，铜床。连三爷算是没分到什么，照样两个小公馆。姑奶奶这房子好。我这房子便宜。

她也是老式洋房，不过是个弄堂，光线欠佳，星洞洞的大房间。里外墙壁都是灰白色水泥壳子，户外的墙比较灰，里面比较白。没有浴室，但是楼下的白漆拉门是从前有一个时期最时行的，外国人在东方的热带式建筑。她好容易自己有了个家，也并不怎样布置，不光是为了省钱，也是不愿意露出她自己喜欢什么，怕人家笑暴发户。这些人别的不会，就会笑人。她常这样说他们姚家的亲戚。

就连现在分到的东西，除了用惯的也不拿出来，免得像是拣了点小便宜，还得意得很。她原有的红木家具现在搁在楼下，自己房里空空落落的。那张红木大床太老古董，怕人笑话，收了起来，虽然不学别人买铜床，宁可用一张四柱旧铁床。凑上一张八仙桌，几只椅凳，在四十支光的电灯下，一切都灰扑扑的。来了客大家坐得老远，灯下相视，脸上都一股子黑气，看不大清楚，倒像是劫后聚首一堂，有点悲喜交集，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她自己坐在烟铺上，这是唯一新添的东西。老太太在日，家里没有这样东西，所以尽管简单，仍旧非常触目，榻床上铺着薄薄一层白布褥子，光秃秃一片白，像没铺床，更有外逃难的感觉。这儿好，地方也大。地方。那还有些时呢。今年十七了吧？跟我们阿珠同年。

表兄妹并提，那意思她有什么听不出的。现在不兴早定亲，她堂兄弟廿几岁都还没有。一提起姚家的弟兄，立刻他们中间隔了道鸿

沟。男孩子好在年纪大点不要紧，好大家都知道的，姑奶奶也有个伴。那当然，我自己上媒人的当还不够？就是这话罗，

阿珠牵着小妹妹进来。他们今天只带了几个小的来。她儿子在隔壁教那小男孩下棋。不看下棋了？看不懂。这丫头笨。来，来给姑妈捶背。哟，鲇鱼似的。洗了澡来的嘛。

那孩子怕痒，一扭，满头的小辫子在银娣身上刷过，痒咝咝的。她突然痉挛地抱着那孩子吻她。这些孩子里就只有她像姑妈，不怪姑妈疼她。不带你回去了，嗯？姑妈没有女儿，你跟姑妈好不好？吃糖，姐姐拿糖来我们吃。递给那孩子。拿点到隔壁去给弟弟，去去去！她在那孩子屁股上拍了一下。

孩子走了，她躺下来装烟。房间里的视线集中点自然是她的脚，现在裤子兴肥短，她虽然守旧，也露出纤削的脚踝。

穿孝，灰布鞋，白线袜，鞋尖塞着棉花装半大脚，不过她不像有些人装得那么长。从前裹脚，说她脚样好，现在一双脚也还是伶伶俐俐的。她吃上了烟这些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当着她哥哥躺下来抽烟。炳发有点不安，尤其是自己妹妹。没有人比老式生意人更老实。他老婆和女儿轻声谈笑了几句，又静默下来。几点了？嗳，一听见城里都不肯去。现在城里冷清，对过的汤团店也关门了，一年就做个正月生意。对过的店都开不长。对过哪有汤团店？喏，就是从前的药店。药店关门了？关了好几年了，姑奶奶好久没回来了。现在这生意没做头，我们那爿店有人要我也盘了它。其实早该盘掉的，讲起来姑奶奶面子上也不好看。

到现在这时候还来放这马后炮，真叫她又好气又好笑。现在这时世真不在乎了。现在是做批发赚钱。这个碴。药店关门，那小刘呢？嗳，好笑，还叫他小刘先生，他也不小了。属蛇的，

炳发吃了一惊，当然是因为从前提过亲，所以知道他的岁数。但是她躺在那里微笑着，在烟灯的光里眼睛半开半闭，远远地向他们平视着。那木匠还在那儿？哪个木匠？还有哪个？那天晚上来闹的那个。

她哥哥嫂嫂都微窘地笑了。他们都记得那人拉着她手不放，被她用油灯烧了手。谁？谁？那家伙，吃饱了老酒发酒疯。什么发酒疯，

一向那样。那人就是这样没清头。上。街上又打到店里，骂他没钱寄回家去，倒有钱打野鸡。

这话她听着异常刺耳。她说：他从前不是这样。她还以为他给她教训了一次，永远忘不了。他不但玷辱了她的回忆，她根本除了那天晚上不许他有别的生活。连他老婆找了来，她都听不进去。

她嫂子讲得高兴，偏说：一向是这样。大家都劝他，四十多岁望五十的人了，还不收心？总算把他老婆劝回去了。

银娣不作声，以后一直没大说话。她嫂子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她，再坐了会，问炳发：我们走吧？和自己丈夫说话，忍不住声音粗厉起来，露出失望灰心的神气。还早呢，不到十一点。晚了怕叫不到车。还早呢。……那么下趟早点来。

她送到楼梯口，她儿子送下楼去。他现在大了，不叫小和尚了，她叫他学名玉熹。他跟舅舅家的人没什么话说，今天借着教小表弟下棋，根本不理别人。送了客，她不看见他，一问少爷睡觉了。要照平日她一定会不高兴，今天她实在是气她哥哥嫂嫂，这样等不及，恨不得马上用她的钱，又还想把女儿给她做媳妇，大的不要，还有小的，一定要她拣一个。

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到她手里才几天？就想把她挤下去。玉熹就在隔壁，也不怕给他听见了。在他这年纪，一听见给他提亲，还不马上心野了？--也说不定听见了，不愿意，所以赌气不进来。这孩子总算还明白，一向也还好，也知道怕她。

她这些年来缩在自己房里，身边的人如果不怕她还了得？连佣人都会踩到她头上来。儿子更不必说了，不怕怎么管得住？

还不跟那些堂兄弟们学坏了？大房的几个，就怕奶奶，见了老太太像小鬼似的，背后胆子不知有多大。玉熹倒是一向不去惹他们。不过男孩子们到了这年纪，大家一起进书房，晚上哪晓得他们跑到哪儿去？实在是个心事。分了家出来，她给他请了个老先生，顺便代写写信，先生有七十多岁了，住在家里，她寡妇人家免得人家说话。好在他也念不了两年书了。

乍清静下来，倒有点过不惯，从前是隔墙有耳，现在家里就是母子俩对瞅着。他从小是这脾气，阴不唧唧的，整天厮守着也还是若即若离。今天晚上她倒是想他陪着说说话，他们从来不提他舅舅家的，

讲点别的换换口味，不然嘴里老不是味，她哥哥嫂嫂就是这样，每回来一趟，总搅得她心里乱七八糟。她不想睡，叫老妈子给她篦头。老郑现在照管少爷，她用的都是老人。要是一搬出来就换人，又有的说了。被辞歇的佣人会到别房与亲戚家去找事，讲她的坏话。她实在厌倦了这些熟悉的脸，她们看见过许多事都是她想忘记的。不过留着她们也有桩好处，否则也不大觉得现在是她的天下了。还是北边的佣人好。厨房里有些闲人来来往往，更不方便。

她比他们哪一房都守旧。越是歧视二房，更要争口气。

半夜了，还一点风丝都没有，她坐在窗前篦头，楼窗下临一个鸽子笼小弄堂，一股子热烘烘的气味升上来，缓缓地一蓬一蓬一波一波往上喷。一种温和郁塞的臭味，比汗酸气浓腻些。小弄的肘弯正抵着她家楼下，所以这房子便宜。现在到处造起这些一楼一底的白色水泥盒子，城里从来没有这样挤，房子小，也是老房子，不论砖头木头都结实些，沉得住气，即使臭也是粪便，不是油汗与更复杂的分泌物。

忽然有人吵架，窗外墨黑，盖着这层暖和的厚黑毯子，声音似乎特别近，而又嗡嗡的不甚清楚。也说不定是在街上，这么许多人七嘴八舌，弄堂里仿佛没这么大地方。她就听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的嚎叫：我不要呀！我不要呀！我没给人打过。我是他什么人，他打我？了还硬要哭下去的干嚎。先回去再说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年纪轻，在外头不方便，有话明天再说。音的女人，老气横秋。这些旁观者七嘴八舌劝解，只有她的声音训练有素，老远都听得见。

老妈子有点窘。太太，从前老房子花园大，听不见街上打架。

银娣正苦于听不清楚，又被她打断了，不由得生气：老房子自己窝里反。我不要呀！我不要呀！嗳，有话回去跟他讲。然已经不在这里。他也是不好，张口就骂，动手就打。

大家还在议论着，嚎哭声渐渐消逝，循着一条垂直线的街道上升。城市在黑暗中成为墙上挂着的一张地图。

她从前在娘家常听到这一类的事，都是另有丈夫有老婆在乡下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穷人之间似乎并不是坏事。生活困苦，就仿佛另有一套规矩。有的来往一辈子，拆开也没有闹翻。不过一定要大家都没有钱，尤其是女人。不然男人可以走进来就打，要什么拿什么。把身体给了人，也就由人侮辱抢劫。

她从小生长在那拥挤的世界里，成千成万的人，但是想他们也没用。

她叫老妈子去睡了，仍旧坐在那里晾头发。天热头发油腻，粘成稀疏的一绺绺，是个黑丝穗子披肩。她忽然吓了一跳，看见自己的脸映在对过房子的玻璃窗里。就光是一张脸，一个有蓝影子的月亮，浮在黑暗的玻璃上。远看着她仍旧是年轻的，神秘而美丽。她忍不住试着向对过笑笑，招招手。那张脸也向她笑着招手，使她非常害怕，而且她马上往那边去了，至少是她头顶上出来的一个什么小东西，轻得痒咝咝的，在空中驰过，消失了。那张脸仍旧在几尺外向她微笑。她像个鬼。也许十六年前她吊死了自己不知道。

她很快地站起来，还躺到烟炕上去，再点上烟灯。就连在热天，那小油灯也给人一种安慰。可惜这些烟炕都是预备两个人对躺着的。在耀眼的灯光里，仿佛二爷还在，蜷曲着躺在对过。其实他在与不在有什么分别？就像他还在这里看守着她。

再吃烟更提起神来睡不着了。她烧烟泡留着明天抽。因为怕上床，尽管一只只织出那棕色的茧子，瞌睡得生烟渐渐地淋到灯里，才住了手。这里仍旧是灯光底下的公众场所。一上床就是一个人在黑暗里，无非想着白天的事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两句气人的话颠来倒去，说个不完。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，于是很快地僵化，手酸腿酸起来。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，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，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，永远在眼前，越来越讨厌。再翻个身换个姿态，朝天躺着，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，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，照骨上又顿一顿，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，费力到极点。尽管翻来覆去，颈项背后还是酸痛起来。有时候她可以觉得里面的一只喑哑的嘴，两片嘴唇轻轻地相贴着，光只觉得它的存在就不能忍受。老话说女人是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。

她就光躺在那里留恋着那盏小灯，正照在她眼睛里。整个的城市暗了下来，低低的卧在她脚头，是烟铺旁边一带远山，也不知是一只狮子，或是一只狗躺在那里。这天也许要下雨了。外面每一个声音都是用湿布分别包裹着，又新鲜又清楚。熟悉的一声明，撬开一扇排门的声音，跟着噗咯一声，软软胖胖的，一盆水泼在街沿上，是弄口小店倒洗脚水。嗳呵……赤豆糕！白糖……莲心粥！朗的嗓子，有点女

性化，远远听着更甜。那两句调子马上打到人心坎里去，心里顿时空空洞洞，寂静下来，她眼睛望着窗户。歌声越来越近了。她怕，预先知道那哀愁的滋味不好受。他弯到弄堂里去了。她从来没听见它这样近，都可以扪出那嗓子里一丝丝的沙哑，像竹竿上的梗纹。一个平凡和悦的男人喉咙，相当年轻，大声唱着，嗳呵……赤豆糕！白糖……莲心粥！那声音赤裸裸拉长了，挂在长方形漆黑的窗前。

第十章

每年夏天晒箱子里的衣服，前一向因为就快分家了，上上下下都心不定，怕有人乘乱偷东西，所以耽搁到现在才一批批拿出来晒。簇新的补服，平金褂子，大镶大滚宽大的女袄，像彩色的帐篷一样，就连她年轻的时候已经感到滑稽了。

皮里子的气味，在薰风里觉得渺茫得很。有些是老太太的，很难想象老太太打扮得这样。大部分已经没人知道是谁的了。看它们红红绿绿挤在她窗口，倒像许多好奇的乡下人在向里面张望，而她公然躺在那里，对着违禁的烟盘，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除了每年拿出来晒过，又恭恭敬敬小心折叠起来，拿它毫无办法。男人衣服一样花花绿绿，三镶三滚，不过腰身窄些，袖子小些。二爷后来有些衣裳比较素净，蓝色，古铜色，也许可以改给她和玉熹穿。这是她第一次觉得他跟别人的丈夫一样，是一种方便，有种安逸感。现在亲戚间的新闻永远是夫妻吵架，男人狂嫖滥赌，宠妾灭妻。还是你好。

躺在烟炕上，正看见窗口挂着的一件玫瑰红绸夹袍紧挨着一件孔雀蓝袍子，挂在衣架上的肩膀特别瘦削，喇叭管袖子优雅地下垂，风吹着胯骨，微微向前摆荡着，背后衬着蓝天，成为两个漂亮的剪影。红袖子时而暗暗打蓝袖子一下，仿佛怕人看见似的。过了一会，蓝袖子也打还它一下，又该红袖子装不知道，不理它。有时候又仿佛手牵手。它们使她想起她自己和三爷。他们也是刚巧离得近。他老跟她开玩笑，她也是傻，不该认真起来，他没那个胆子。不过是这么回事。她现在想到他可以不觉得痛苦了，从此大家不相干，而且他现在倒霉了，也叫她心平了些。有一点太阳光漏进来，照在红袖子的一角上。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

家里吃的西瓜，老妈子把瓜子留下来，摊在篾篓盖上，搁在窗台上晒。对过的红砖老洋房，半中半西，比这边房子年代更久，鸽子笼小弄堂直造到它膝前。一只蜜蜂在对面一排长窗前飞过，在阳光中通体金色。有只窗户不住地被风吹开又砰上，那声音异常荒凉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，都出去了？住小家的。

分租给几家合住，黄昏的时候窗户里黑洞洞的，出来一只竹竿，太长了，更加笨拙，游移不定地向这边摸索一个立足点。一件淡紫色女衫鬼气森森，一蹶一蹶地跟过来，两臂张开穿在竹竿上，坡斜地，歪着身子。她伸头出去看，幸而这边不是她家的窗户。

她反正不是在烟铺上就是在窗口，看磨刀的，补碗的，邻居家的人出出进进，自己不给人看见，总是避立在一边。晚上对过打牌，金色的房间，整个展开在窗前，像古画里一样。

赤膊的男人都像画在泥金笺上。看牌的走来走去，挡住灯光，白布裤子上露出狭窄的金色背脊。

这都是笼中的鸟兽，她可以一看看个半天。现在把仇人去掉了，世界上忽然没有人了。她这里只有三节有人上门。这些年她在姚家是个黑人，亲戚们也都不便理睬她，这时候也不好意思忽然亲热起来，显得势利。她也不去找他们，再不端着点架子，更叫这些人看不起。所以就剩下她哥哥一家。炳发老婆这次来是一人来，便于借钱。

姑嫂对诉苦，讲起来各有各的难处。各说各的，幸而老妈子进来打断了。太太，三爷来了。哦？他来干什么？

自从分家闹那一场，大家见面都有点僵。三爷当然又不同，不过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他来决没有好事。她倒要看他怎样讹她。事隔多年，又没有证人。固然女人家名声要紧，他自己也不能叫人太不齿，现在越是为难，越是靠个人缘。不过到底也说不准，外面跑跑的人到底路数多，有些事她也还是不知道。反正兵来将挡，把心一横，她下楼来倒很高兴似的。大概人天生都是好事的，因为到底喜欢活着。实在不能有好事，坏事也行。坏事不出在别人身上，出在自己身上也行咦，三爷，今天怎么想起来来的？她不大舒服，老毛病。一定又是给你气的。你现在没人管了，我真替三奶奶担心。其实她现在倒省心了，不用在老太太跟前替我交代。总算你说句良心话。了化石，成了墙壁隔在中间，把人圈禁住了，同时也使人感到安全。

这房子不错。这房子便宜，不然也住不起。那天你看见的，分家那个分法，我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，怎么不着急？不像你三爷，大来大去惯了的。我是反正弄不好了。你是不在乎，钱是小事，我就气他们不拿人当人。你们兄弟三人都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怎么一死

了娘就是一个人的天下。长辈也没人肯说句话。他们真管不了。都是顺风倒。

他笑：二嫂厉害，那天把九老太爷气得呼嗤呼嗤的。一向除了我们老太太那张嘴喳啦喳啦的，他见了这位嫂子有点怕。老太太没有了，也还就是二嫂，敢跟他回嘴。

她明知这话是讨她的喜欢，也还是爱听。我就是嘴直，说了又有什么用。她只咕哝了一声。他老人家笑话多了。那回办小报捧戏子，得罪了打对台的旦角，人家有人撑腰，叫人打报馆，编辑也挨打，老太爷吓得一年多没敢出去。是仿佛听说九老太爷喜欢捧戏子，四大名旦有一个是他捧起来的。他就喜欢兔子。镜于不是他养的。哦？奶奶了。这倒没听见说。--虽然这些女人到了一起总是背后讲人。她没想到她们没有一个肯跟她讲心腹舌。她只觉得她是第一次走进男人的世界。是他叫个男底下人进去，故意放他跟他太太在一起。放太太倒也肯。他说老爷叫我来的。想必总是夫妻俩大家心里明白，要不然当差的也没这么大的胆子。这人现在在哪儿？后来给打发了。据说镜于小时候他常在门房里嚷，少爷是我儿子。

她不由得笑了。想想真是，她自己为了她那点心虚的事，差点送了命，跟这比起来算得了什么？当然叔嫂之间，照他们家的看法是不得了。要叫她说，姘佣人也不见得好多少。这要是她，又要说她下贱。倒也没人敢说什么，子，非常省俭，儿子又管得紧些，所以他那份家私纹风未动。想必是他有财有势，没人敢为了这么件事跟他打官司，徒然败坏家声，叫所有的亲戚都恨这捣乱的穷极无赖。这是老话了。想起来九老太爷也是有点奇怪……阴气森森不可捉摸。的人，除了分家那回发脾气--火气那样大，那么个小个子，一脚踢翻了太师椅，可又是那么个活乌龟，有本事把那当差的留在身边这些年，儿子也有了，还想再养一个才放心？难道是敷衍太太，买个安静？从前官场兴这个，像他这样讨厌女人的倒少。九老太太从前还是个美人。他也算对得起她了。其实不就是过继太太的儿子？

她笑了：这是你们姚家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像我就没出息。人家那才是胆子大。

我姚老三跟他们比起来，我不过多花两个钱。其实我傻，他微笑着说，表情没有改变，但是显然是指从前和她在庙里那次，现在懊悔

错过了机会。她相信这倒是真话，也是气话，因为这回分家，当然他是认为他们对他太辣手了些。

有短短的一段沉默。她随即打岔，微笑着回到原来的话题上，怪不得都说镜于笨。她以前是没留神，人家说这话总是鬼头鬼脑的，带着点微笑，若有所思。现在想起来，才知道是说他不是读书种子。他念书念不进去，其实大爷三爷不也是一样？他自己知道不知道？

他略摇摇头，半目夹了目夹眼睛，仿佛镜于就在这间房里，可能听得见。他老先生的笑话也多。镜于怕父亲怕得出奇--当然说穿了并不奇怪，而且理所当然--但是虽然胆子小，外边也闹亏空，出过几回事。我还笑别人，你。

虽然她早料到这一着，还是不免有气。跟他说说笑笑是世故人情，难道从前待她这样她还不死心，忘不了他？当然他是这样想，因为她没机会遇见别人。嗳哟，三爷，她笑着说，我真抱怨，你还不知道二嫂穷？你不会去找你的阔哥哥阔嫂嫂？老实告诉你，有些人我还不愿意问他们。我知道你这是看得起我，倒叫我为难了。搬了个家，把钱用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在等田上的钱。二嫂帮帮忙，帮帮忙！我姚老三尽管债多，这还是第一次对自己人开口。是你来得不巧了，刚巧这一向正闹着不够用。帮帮忙，帮帮忙！二嫂向来待我好。

这是话里有话，在吓诈她？

她斜瞪了他一眼，表示她不怕。待你好也是狗咬吕洞宾。所以我情愿找二嫂，碰钉子也是应当的。碰别人的钉子我还不犯着。

他尽管嬉皮笑脸，大概要不是真没办法，也不会来找她。

他分到的那点当然禁不起他用，而且那些债主最势利的，还不都逼着要钱？这回真要他的好看了。她这回可不像分家那天，坐着现成的前排座位。不但看不见，住在这里这样冷清，都要好些日子才听得见。她先不要说关门话，留着这条路，一刀两断还报什么仇？有钱要会用，才有势力，给不给要看我高兴，不能叫人料定了。她突然决定了，也出自己意料之外。

自己心里也有点知道，这无非都是借口。我是再也学不会你们姚家的人，不帮忙。所以我说二嫂好。

她白了他一眼。你刚才说多少？八百。谁有这么些在家里？二嫂压箱底的洋钱包还不止这些。我去看看可凑得出五百。七百，七百。有五百，你就算运气了。

她到了楼梯上才想起来，炳发老婆还在这里，当着她的面拿钱不好意思。一向对她抱怨姚家人，尤其恨三房，自从闹珠花的事，连她嫂子都受冤枉。这时候掉过来向着他们，未免太没志气。别的不说，一个女人给男人钱--给得没有缘故，也照样尴尬，实在说不过去。她把心一横：也好，至少让她知道我的钱爱怎么就怎么，谁也不要想。

炳发老婆坐在窗口玩骨牌，捉乌龟。这三爷真不得了，黑饭白饭，三个门口。没办法，只好敷衍他一次。

她背对着她嫂子数钞票，她嫂子假装不看着她。数得太快。借钱给人总不好意思少给十块廿块，只好重数一次，耳朵都热辣辣起来，听上去更多了。他下回又要来了。哪还有下回？谁应酬得起？

缺五十块。床头一叠朱漆浮雕金龙牛皮箱，都套着蓝布棉套子。她解开一排蓝布钮扣，开上面一只箱子，每只角上塞着高高一叠银皮纸包的洋钱，压箱底的，金银可以镇压邪祟，防五鬼搬运术。一包包的洋钱太重，她在自己口袋里托着，不然把口袋都坠破了。他再坐了会就走了，喃喃地一连串笑着道谢，那神气就像她是个长辈亲戚，女太太们容易骗，再不然就是禁不起他缠，面子上下不去，给他借到手就溜了。

这倒使她心安理得了些。本来第一次是应当借给他的。即使怕人说话，照规矩也不能避这个嫌疑。在宗法社会里，他是自己人，娘家是外亲。她也就仗着这一点，要不然她哥哥与嫂子又不同，未免使她心里有点难过。她哥哥晚饭后来接她嫂嫂，她提起三爷来过，没说为什么。还怕他老婆回去不告诉他？

第十一章

越是没事干的人，越是性子急。一到腊月，她就忙着叫佣人掸尘，办年货，连天竹腊梅都提前买，不等到年底涨价。

好在楼下不生火，够冷的，花不会开得太早，不然到时候已经谢了。

过年到底是桩事。分了家出来第一次过年，样样都要新立个例子，照老规矩还是酌减。迄今她连教书先生的饭茶几荤几素，都照老公馆一样。不过楼上楼下每桌的茶钱都减少了，口味当然差些。她是没办法，只好省在看不见的地方。看看这时势，仿佛在围城中，要预备无限制地支持下去。

她自己动手包红包。只有几家嫡亲长辈要她自己去拜年，别处都由玉熹去到一到就是。她在灯下看着他在红封套上写长命百岁、长命富贵，很有滋味，这是他们俩在一起过第一个年。

她叫王吉把锡香炉蜡台都拿出来擦过了。祖宗的像今年多了两幅，老太太与二爷，都是照片。

她除了吃这口烟，样样都照老太太生前。过年她这间房要公开展览，就把烟铺搬走了，房里更空空落落的。忙完了到年底又空着一大截子，她把两只手抄在衣襟底下，站在窗口望出去，是个阴天下午，远远的有只鸡啼，细微的声音像一扇门吱呀一响。市区里另有两只鸡遥遥响应。许多人家都养着鸡预备吃年饭，不像姚家北边规矩，年菜没有这一项。弄堂给西北风刮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一只毛毵毵的大黑狗沿着一排后门溜过来，嗅嗅一只高炭篓子，站起后腿扒着往里面看，把篓子绊倒了，马上钻进去，只看见它后半身。

它衔了块炭出来，咀嚼了一会，又吐出来仔细看。它失望地走开了，但是整个弄堂里什么都找不到。它又回来发掘那只篾篓，又衔了根炭出来，咔嚓咔嚓大声吃了它。她看着它吃了一块又一块，每回总是没好气似地挑精拣肥，先把它丢在地上试验它，又用嘴拱着，把它翻个身。太太，三爷来了，

哦，她想，年底给人逼债。相形之下，她这才觉得是真的过年了，像小孩子一样兴奋起来。叫王吉生客厅里的火。

她换了身瓦灰布棉袄裤，穿孝滚着白辫子。脸黄黄的，倒也是一种保护色，自己镜子里看看，还不怎么显老。咦，三爷，这两天倒有空来？我不过年。从前是没办法，只好跟着过。嗳，是没意思。今年冷清了，过年是人越多越好。我们家就是人多。光是姨奶奶们，坐下来三桌麻将。哪有这么些？怎么没有？前前后后你们兄弟俩有多少？没进门的还不算。娶妾，等到儿子们年纪够大了，一开禁，进了门的姨奶奶们随即失宠，外面瞒着老太太另娶了新的，老太太始终跟不上。有两个她特别抬举，在她跟前当差，堂子出身的人会小巴结，尤其是大爷的四姨奶奶，老太太一天到晚四姨奶奶四姨奶奶不离口，连大奶奶三奶奶都受她的气，银娣更不必说了。这时候她是故意提起她们，让他知道她现在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你现在的两位我们都没看见。她们见不得人。你客气。你拣的还有错？其实都是朋友们开玩笑，弄假成真的。

她瞅了他一眼：你这话谁相信？真的。我一直说，出去玩嘿，何必搞到家里来。其实我现在也难得出去，我们是过时的人了，不受欢迎了。客气客气。

火渐渐旺了起来。这时候才暖和些了。二嫂怎么这么省？嗳呀，三爷你去打听打听，煤多少钱一担。北边打仗来不了。

他们讲起北边的亲戚，有的往天津租界上跑，有的还在北京。他脱了皮袍子往红木炕床上一扔，来回走着说话，里面穿着青绸薄丝棉袄裤，都是戴孝不能穿的，他是不管。襟底露出青灰色垂须板带，肚子瘪塌塌的，还是从前的身段。房里一暖和，花都香了起来。白漆炉台上摆满了红梅花、水仙、天竺、腊梅。通饭厅的白漆拉门拉上了，因为那边没有火。这两间房从来不用。先生住在楼下，所以她从来不下楼。房间里有一种空关着的气味，新房子的气味。玉熹在家？他到钟家去了。他们是南边规矩，请吃小年饭。钟太太是南边人。那钟太太那样子，钟太太不能算难看，人家皮肤好。根本不像个女人，

她也笑了。对一个女人这样说，想必是把她归入像女人之列。不能算是怎样恭维人，但还是使他们在黄昏中对坐着觉得亲近起来。下雪了，

雪像蠓虫一样在灰色的天上乱飞。怪不得房间里突然黑了下来。附近店家闹年锣鼓，伙计学徒一打烊就敲打起来。

沙哑的大锣敲得特别急，呛呛呛呛呛呛，时而夹着一声洋铁皮似的铙钹。大家累倒了暂停片刻的时候，才听见鼓响，噔噔噔像跑步声，在架空的戏台上跑圆场。这些店家各打各的，但是远远听来也相当调和，合并在一起有一种极大的仓皇的感觉，残冬腊月，急景凋年，赶办年货的人拎着一包包青黄色的草纸包，稻草扎着，切破冻僵了的手指。赶紧买东西做菜祭祖宗，好好过个年，明年运气好些。无论多远的路也要赶回家去吃团圆饭，一年就这一天。嗳，下雪了，笑，不过是她大方，他借钱也应酬过他一次。难道每次陪她谈天要她付钱？反而让他看不起。他诉苦也没有用，只有更叫她快心。

他不跟她开口，也不说走。有时候半天不说话，她也不找话说，故意给他机会告辞。但是在半黑暗中的沉默，并不觉得僵，反而很有滋味。实在应当站起来开灯，如果有个佣人走过看见他们黑赳赳对坐着，成什么话？但是她坐着不动，怕搅断了他们中间一丝半缕的关系。黑暗一点点增加，一点点淹上身来，像蜜糖一样慢，渐渐坐到一种新的元素里，比空气浓厚，是十年廿年前半冻结的时间。他也在留恋过去，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。在黑暗中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会心的微笑。

她去开灯。别开灯，

她诧异地笑着，又坐了下来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

等到不能不开灯的时候，不得不加上一句：三爷在这儿吃饭，免得像是提醒他时候不早了，该走了。还早呢，你们几点钟开饭？我们早。

留人吃饭，有时候也是一种逐客令，但是他居然真待了下来。难道今天是出来躲债，没地方可去？来了这半天，她也没请他上楼去吃烟。虽然说吃烟的人不讲究避嫌疑，当着人尽可以躺下来，究竟不便，她也不犯着。好在他们家吃烟向来不提的，她也就没提。

饭厅没装火炉，他又穿上了皮袍子。三爷吃杯酒，挡挡寒气。这是玫瑰烧？不错。就是弄堂口小店的高粱酒，掺上玫瑰泡两个月，预备过年用的。还剩下点玫瑰，我叫他们去打瓶酒来给你带回去。

她喝了两杯酒，房间越冷，越觉得面颊热烘烘的，眼睛是亮晶晶沉重的流质，一面说着话，老是溜着，有点管不住。给我拿饭来。二

嫂不是不能喝的，怎么只喝这点？老不喝，不行了。从前老太太每顿饭都有酒。三爷再来一杯。

老妈子替他斟了酒，他向她举杯：干杯。

她将剩下的半杯一口喝了下去，无缘无故马上下面有一股秘密的热气上来，像坐在一盏强光电灯上，与这酒吃下去完全无干。她连忙吃饭，也只夹菜给他，没再劝酒。

打杂的打了酒来，老妈子送进来，又拿来一包冰糖，一包干玫瑰。他打开纸包，倒到酒瓶里，都结集在瓶颈。干枯的小玫瑰一个个丰艳起来，变成深红色。从来没听见说酒可以使花复活。冰糖屑在花丛中漏下去，在绿阴阴的玻璃里缓缓往下飘。不久瓶底就铺上一层雪，雪上有两瓣落花。她望着里面奇异的一幕，死了的花又开了，倒像是个兆头一样，但是马上像噩兆一样感到厌恶，自己觉得可耻。

饭后回到客厅里喝茶，锣鼓敲得更紧，所有的店家吃完晚饭都加入了。他伛偻着烤火，捧着茶杯酒着手，望着火炉上小玻璃窗上的一片红光。到过年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从前，三爷怎么了？酒喝多了？怪谁？只好怪自己。难道怪你？

她先怔了怔，还是笑着说：你真醉了。怎么？因为我说真话？你是哪年来的？跑反那年？自从你来了我就在家待不住，实在受不了。我们那位我也躲着她，更成天往外跑。本来我不是那样的。这些话说它干什么。我不过要你知道我姚老三不是生来这样。不管人家怎么说我，只要二嫂明白，我死也闭眼睛。好好的怎么说这话？难道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想不开？你别瞎疑心。我只要你说你明白了，说了我马上就走。有什么可说的？到现在这时候还说些什么？我忍了这些年都没告诉你，我情愿你恨我。给人知道了你比我更不得了。你倒真周到。害得我还不够？我差点死了。我知道。你死了我也不会活着。当时我想着，要死一块死，这下子非要告诉你。到底没说。你这时候这样讲，谁晓得你对人怎么说的？我要说过一个字我不是人。

她掉过头去笑笑。其实这一点她倒有点相信。这些年过下来，看人家不像是知道，要不然他们对她就不会是这样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。也真可笑，我这一辈子还就这么一次是给别人打算。大概也是报应。他站起来去拿皮袍子。你真心狠，她的手，一面笑着答应着：我走。马上就走。

她不相信他，但是要照他这样说，她受的苦都没白受，至少有个缘故，有一种幽幽的宗教性的光照亮了过去这些年。她的头低了下去，像个不信佛的人在庙里也双手合十，因为烧着檀香，古老的钟在敲着。她的眼睛不能看着他的眼睛，怕两边都是假装，但是她两只冰冷的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。他的手指这样瘦，奇怪，这样陌生。两个人都还在这儿，虽然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。不要给人听见了。

她不能坐在那里等他。她站起来挡他。叫佣人看见门关着还得了？也糟踏了刚才那点。她要在新发现的过去里耽搁一会，她需要时间吸收它。

他们挣扎着，像缝在一起一样，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。你疯了。我们有笔帐要算。年数太多了。你欠我的太多，我也欠你太多。

她一听见这话，眼泪都涌了上来堵住了喉咙。她被他推倒在红木炕床上，耳环的栓子戳着一边脸颊，大理石扶手上圆滚滚的红木框子在脑后硬梆梆顶上来。没有时间，从来没有。四周看守得这样严，难怪戏上与弹词里的情人，好容易到了一起，往往就像猫狗一样立即交尾起来，也是为情势所迫。尤其是他们俩，除非现在马上，不然决不会再约会在一个较妥当的地方。他们中间隔的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白说。

她仍旧拼命支撑着，仿佛她对他的抵抗力终于找到了一个焦点，这些年来的积恨，使她宁可任何男人也不要。他抢夺着的裤带在她腰间勒出一道狭窄的红痕，是看得见的边界。

他压着她的手，整个身体的重量支在一个肘弯上，弓着身来扯下自己的裤子，胳膊肘子杵痛了她。她同时可以感到房间外面的危险越来越大，等于极大的压力加在一个火柴盒上，一个玻璃泡上。他们头上有个玻璃罩子扣下来，比房间小，罩住里面抢虾似的挣扎。有人在那里看--也许连他也在看。她的手腕碰着炕床上摊着的皮袍子，毛茸茸的，一种神秘的兽的恐怖，使她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劲，一下子摔开了他，也没有来得及透口气，一站起来就听见外面的人声，先还当是耳朵里的血潮嗡嗡的巨响。

是做成的圈套，她心里想。他也听见了。她不等他来拉她，赶紧去开门。没开门，先摸摸头发，拉拉衣服。把门一开，还好，外面没人。也说不定没给人看见门关着。

王吉的声音在厨房里大声理论。王吉！什么事？有人找三爷。

两个人在昏暗的穿堂里直走进来，都带着尖顶瓜皮帽，耳朵鼻子冻得通红，黑哔叽袍子，肩膀上的雪像洒着盐一样。这是你们太太？王吉你怎么这样糊涂，晚上怎么放生人进来？我直挡着--我们跟三爷来的，请三爷出来。

她不理他们。叫他们出去等着。年底，晚上门户还不小心点，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直闯进来？三爷来了！脚也站酸了，一个在门前，一个在门后，一步都不敢走开，等到这个时候饭也没吃。当你走了，都急死了，叫我们回去怎么交代？嗳，你们外边等着，去叫黄包车，先坐上等着，我就来。嗳，三爷，这好意思的？去，下这么大雪。什么人？我们跟三爷来的，三爷跟我们号里有笔帐没清。这位翁先生是元丰钱庄的。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帐的，都带着铺盖住在那里，我们只好也打地铺。等了好些天，今天三爷下来，答应出去想办法，大家公推我们俩跟着去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现在知道我在这儿，没溜，这可不是我家，你们不能在这儿闹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马上就来。三爷不要叫我们为难了，要走大家一块走。苦差使，没办法，三爷最体谅人的。都给我滚，王吉去叫警察！出去出去，

三爷把手臂兜在他们肩膀上推送着，一面附耳说话。他们仍旧恳求着：三爷再明白也没有，我们的苦处三爷有什么不知道。我们回去没有个交代，还不当我们得了三爷什么好处，放三爷走了？

她岔进来说：你们到别处去讲，这儿不是茶馆。别人欠你们的钱，我们不欠你们的钱，怎么不管白天晚上就这么跑进来。还赖着不走？二嫂，低声求告着：三爷。三爷。

两个债主摸不着头脑，也拉着他劝：好了好了，三爷，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。

他隔着他们望着她。好，你小心点。小心我跟你算帐。

他走了，后面跟着那两个人和王吉。她不愿意上去，楼上那些老妈子。她回到客厅里，灯光仿佛特别亮，花香混合着香烟气。一副酒阑人散的神气。王吉不会进来的。她没有走近火炉。里面隐隐的轰隆一声响。是烧断的木柴坍塌声。炉上的小窗户望进去，是一间空明的红色房间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
她站了一会，桌上那瓶酒是预备给他带回去的。她拔出瓶塞，就着瓶口喝了一口。玫瑰花全都挤在酒面上，几乎流不出来。有点苦涩，糖都在瓶底。闹年锣鼓还在呛呛呛敲着。

第十二章

老二房的公愚大老爷六十岁生日做寿，有堂会。现在上海这样大做生日的，差不多只有大流氓。在姚家这圈子里似乎不大得体。虽然大家不提这些，到底清朝亡了国了，说得上家愁国恨。托庇在外国租界上，二十年来内地老是不太平，亲戚们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。做生意外行，蚀不起，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，总觉得不值得。政界当然不行，成了投降资敌，败坏家声。其实现在大家都是银娣说的，一个寡妇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，只有出没有进。有钱的也不花在这些排场上，九老太爷是第一个大阔人，每年都到杭州去避寿。老太爷兴致真好。说是儿子们一定要替他热闹一下。当然总说是儿子。你去不去?

仿佛是意外的问题，使对方顿了一顿，有点窘，又咕噜了一声：去呀，去捧场。你去不去?

仍旧像是出人意料，把对方也问住了，马上掉过眼睛望到别处去，嘴里嗡隆了一声，避免正面答复。

谁肯不去？四大名旦倒有两个特为从北京来唱这台戏，在粉红的戏码单上也不争排名。戏台搭在天井里芦席棚底下，点着大汽油灯。女眷坐在楼上，三面阳台，栏杆上一串电灯泡，是个珠项圈，围在所有的脸底下，漂亮的马上红红白白跃入眼底。银娣在这些时髦人堆里几乎失踪了。刚过四十岁的人，打扮得像个内地小城市的老太太，也带着几件不触目的首饰，总之叫人无法挑眼。但是她下意识地给补偿上了，热热闹闹大声招呼熟人，几乎完全不带笑容，坐下来又发表意见：哦，现在旗袍又兴长了，袖子可越来越短。不是变长就是变短，从来没个安静日子，怎么怪不打仗？几时袍子袖子都不长不短，一定天下太平了。亏你怎么想起来的？了的，知道又在背诵这套话，去当着笑话告诉人，又成了出了名的笑话。每回时局变化，就又翻出来大家研究，这回可太平了。他们倒也有点相信她。

她现在是不在乎了，一面看戏，随手拉拉侄女儿的辫子。

大奶奶的女儿跟前面的一个女孩子说话，两只肘弯支在前排椅背上。嗳哟，小姐怎么掉了这些头发？从前你辫子一大把。一定是姑娘想婆家了。

那女孩子红着脸把辫子抢了回去。二婶就是这样。真的，等我跟大太太说，叫王家快点来娶吧。

她们妯娌都晋了一级，称太太了。不跟二婶说话了。你倒好，还留着头发。是王家不叫剪吧？我们大太太自己都剪了。剪了省事。

大奶奶的女儿已经站起来，搬到前排去了。你也真是--你当她生气了，小姐心里感激我呢。定了亲还不早点过门，猫儿叫瘦，鱼儿挂臭。

卜二奶奶一面笑一面骂：你真是--！你现在是倚老卖老了。老要风流少要稳嘛。她哥哥要出洋了？现在都想出洋。我们玉熹我倒不是舍不得他，不犯着叫他充军。现在这时世，你就是中了洋状元回来，还不是坐在家里？不像人家有阔老子的又不同。阔字是他们这些人家通用的代名词，因为忌讳说做官，轻描淡写说某某人阔了。大爷新近出山，也有人说落水。北边亲戚与北洋政府近水楼台，已经有两个不甘寂寞的，姚家还是他第一个。你们玉熹你哪舍得？向来胆子小，当着大奶奶，三奶奶，偶尔说声那天跟你们二太太打牌，都心虚，像犯了法似的，怕人家当作又跟她搬是非了。看见大太太没有？坐在那边。大爷来了没有？不晓得，大概还没来吧？看粉艳霞。

那女戏子正从楼下前排走过，后面跟着一群捧场的。她回过头来向观众里的熟人点头，台前一排电灯泡正照着她一张银色的圆脸，朱红的嘴唇。下了装，穿着件男人的袍子，歪戴着一顶格子呢鸭舌帽，后面拖着根大辫子。这就是刚才那个？打着大辫子，倒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男人。后头跟着的是他家五少爷？嗳，说是老五跟今天的戏提调吵架，非要把她的戏挪后。不怪他们说是儿子们一定要唱这台戏。请了这些大角儿来捧她。从前是小旦，现在是女戏子，都喜欢打扮得不男不女的。

她看见她儿子在楼下。从远处忽然看见朝夕相对的人，总有一种突兀感，仿佛比例不对。其实玉熹长得不错，不过个子小些，白净的小长脸，鼓鼻梁，架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马褂，在一排座位前面挤过去，不住地点头行礼，像个老头子一颗头颤动个不停。他那些堂兄弟们顶坏，老是笑他。到了他们这一代，大家都一身西装，一口京片子夹着英文，也会说两句上海话，只有他们二房保守性，还是一口家乡的侉话。

亲戚们背后也说他们一家都是高个子，怎么独有他这样瘦小，都怪她的菜太咸。因为省俭，就连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要在月费里省下钱来买鸦片烟，所以母子俩老是吃腌菜咸菜咸鱼，孩子长大了，又有哮喘病，是吃得太咸，吼住了。她听了气死了，哮喘病是从小就有，遗传的。他爹从前个子多小，连他们老太太也矮。不过大家从来不想到二爷，也是他们家向来忌讳，亲戚们被训练到一个地步，都忘了他。我们玉熹。噢……嗳。大人了。咸菜吃的？都二十了，还是像小孩子，怕人。所以他们说的那些实在可笑。说什么？笑死人了，说你们玉熹请吃花酒。我们玉熹？你没看见他见了女人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。所以好笑。你在哪儿听见的？是谁在那儿说--看我这记性！--说是有人碰见了三爷--望着她，但是她知道人家特别注意她脸上的表情有没有变化。大家都晓得他们闹翻了，她打过他嘴巴子。据说是为借钱。就是借钱，这事情也奇怪，外头话多得很。要说真有什么，那她也不敢，三爷也还不至于这样穷极无聊，自己的嫂，而且望四十的人了。--说是三爷拉他去吃饭，说玉熹第一次请客，认识的人少，台面坐不满。他没去。这话更奇怪了。我们跟三爷这些年都没来往。我也听着不像。怎样想起来的，借着个小孩子的名字招摇。

卜二奶奶笑：你们三爷的事--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没多少时候前头吧？这些话我向来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也是这话实在好笑，所以还记得。第一他从来不一个人出去。其实男孩子出去历练历练也好。跟着他三叔学--好了！至少有个老手在旁边，不会上当。

这句笑话直戳到她心里像把刀。我就是奇怪这话不知道哪儿来的。你可不要认真，不然倒是我多嘴了。三爷现在怎么样？不晓得，没听见说。三太太今天来了没有？没看见。三太太现在可怜了。她还好，她搬了家你去过没有？去打牌的。房子小，不过她一个人也要不了多少地方。三爷从来不来？不来也好，不是我说。这些年的夫妻，就这样算了？为了他在老太太跟前受了多少气。你们三太太贤惠嘛。就是太贤惠了，连我在旁边都看不过去。

话说到这里又上了轨道，就跟她们从前每次见面说的一样。在这里停下来可以不着痕迹，于是两人都别过头去看戏。

她第一先找玉熹。刚才他坐的地方不看见他。她在人堆里到处找都不看见，心慌意乱，忽然仿佛不认识他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他这一向

常到陈家去听讲经，陈老太爷是个有名的居士，从前做过总督，现在半身不遂，办了个佛学研究会，印些书，玉熹有时候带两本回来。老太爷吃烟的人起得晚，要闹到半夜。怪不得……

三爷也不在楼下。不看见他。这两年亲戚知道他们吵翻了，总留神不让他们在一间房里。想必玉熹是在男客中间碰见了他，给他带了出去，也像今天一样，去了又回来，也没人知道。她就是最气这一点，他们两个人串通了，灭掉她，他要是自己来找她，虽然见不到她，到底不同。他这也是报仇，拖她儿子落水。上次她也是自己不好，不该当着人打他。当然传出去了叫人说话。幸而现在大家住开了，也管不了这许多。大房有钱，对二房三房躲还来不及。现在大爷出来做官，又叫人批评，更不肯多管闲事。这到底不像南京老四房的二爷，跟寡妇嫂子好，用她的钱在外头嫖。本来没分家，跟他太太住在一起，也不瞒人。大家提起来除了不齿，还有一种阴森的恐怖感。她事实是一年到头一个人坐在家里，佣人是监守人也是见证人。外头讲了一阵子也就冷了下来。她又没有别人。不然要叫他抓住把柄，真可以像他临走恫吓的，名正言顺来赶她出去。就怕他有一天真落到穷途末路，抽上白面，会上门来要钱，不让他进来就在门口骂，什么话都说得出，晚上就在弄堂里过夜，一闹闹上好几天。他们姚家亲戚里也有这样的一个。

她听见说三爷的两个姨奶奶打发了一个，又有了个新的，住在麦德赫司脱路。这一个有钱。三爷用她的钱？那就不晓得了--他们的事……这些堂子里的人，肯出一半开销就算不得了了。长得怎么样？说是没什么好。年纪有多大？大概不小了，嫁了人好几次又出来。他们说会玩的人喜欢老的。

到底给他找到了个有钱的。也不见得完全是为了钱。虽然被人家说得这样老丑，到他们小公馆去过的都是男人，这些人向来不肯夸赞别人的姨奶奶，怕人家以为自己看上了她。

她相信他对这女人多少有些真心。仿佛替她证明了一件什么事，自己心里倒好受了些。

但是这些堂子里的人多厉害，尤其是久历风尘的，更是秋后的蚊子，又老又辣，手里的钱一定扣得紧。那他还是要到别处想办法，何况另外还有个小公馆。三奶奶那里他是早已绝迹不去了，自从躲债，

索性躲得面都不见。亲戚们现在也很少看见他。她可以想象他一条条路都断了，又会想到她，也就像她老是又想到他，没有脑子，也没有感情，冷冷地一趟趟回去。这时候就又觉得那冰凉的死尸似的重量蠕蠕爬上身来，交缠着把她也拖着走，那么长，永远没有完，两条大蛇有意无意把彼此绞死了。

他有没有跟玉熹讲她？该不至于，既然这些年都没有告诉人。--那是从前，现在老了，又潦倒，难保不抬出来吹两句。正在拉拢玉熹，总不能开口侮辱人家母亲？也难说，在堂子里什么话不能讲？留他多坐一会，怕什么，她又是个正经人。她这一向并没有觉得玉熹对她有点两样，难道他这样深沉？他这一点像他爸爸，够阴的。她为什么上吊，二爷到底猜到了多少，她一直都不知道。呃

那年在庙里做阴寿那天又回来了，她一个人在热闹场中心乱如麻，举目无亲，连根铲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哪里来的钱？没学会借债，写待母天年的字据？不过她不是从前老太太的年纪，家里也不是从前那样出名的有钱。偷了什么东西没有？她今天出门以前开首饰箱，没看见缺什么。

可会是房地契？呃

她不能早走。有些男客向来不多坐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吃烟的人，要回去过瘾。那是男人。她也不愿意给卜二奶奶看见她匆匆忙忙赶回去。今天开饭特别晚，好容易吃完了，又看戏。她这次坐得离卜二奶奶远，坐了一会就去找女主人告辞。跟来的女佣下楼去找少爷，去了半天，回来说宅里的男佣找不到他，问人都说没看见。我们回去了，不等他了。

楼下已经给雇了黄包车。这两年汽车多了，包车不时行了，她反正难得出去，也用不着。而且包车夫最坏，顶会教坏少爷们。前两年玉熹出去总派个人跟着，不过现在的少爷们都是一个人出去，他也有这样大了，不能不顾他的面子，就有今天的事。

她一到家马上开柜子拿出个红木匣子，在灯下查点房地契，又都锁了起来。古董字画银器都装箱堆在三层楼上，这时候晚了，不便开箱子，要是他刚巧回来看见了，反而露了眼，生了心。而且她看也没有用，应当叫古董商来，对着单子查，万一换了假的。这些本事不怕他不懂，有人教。

她把佣人一个个叫上来问，都说不知道，这些人还不都是这样，不但怕事，等到事情过去了，他们自己人还是母子，反正佣人倒霉。而且这些年跟着她冷冷清清的，家里东西都不添一件，佣人也都无精打采的，虽然不敢对她阴阳怪气，谁肯多句嘴?

她亲自去搜他的房间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房间又空又乱，有发垢与花露水的气味。墙角堆着一大叠电影说明书，有三尺高。他每天看电影总拿一大叠，因为印得讲究，纸张光滑可爱，又不要钱。他喜欢范朋克与彭开女士，说她文雅大方，所以明星里只有她称女士。是个黄头发女人，脑后坠着个低低的髻，倒像中国人梳的头。她有点疑心他是喜欢她不像他母亲。他喜欢坐在一排靠外的末端，近太平门，万一戏院失火，便于脱逃。他一向胆子小，这些都是人教的，真可恨，没出息。

她在烟铺上看见他走进来，像仇人相见一样，眼睛都红了。妈怎么先回来了？没有不舒服？你到哪儿去了？这时候刚散戏，一问妈已经走了，怎么不看完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刚才到处找你找不到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没到哪儿去，无非是在后台看他们上装。还赖，当别人都是死人，一天到晚跑出去鬼混，什么去听讲经，都是糊鬼。你说，你到哪儿去的？说！她坐了起来。走过来。问你话呢。说，到哪儿去的？好样子不学，去学你三叔，他惹得的？不是引鬼上身嘛？为了借钱恨我，这是拿你当傻子，存心叫你气死我，你这样糊涂?

他不开口，坐着不动。她一阵风跑过去搜他身上，搜出三十几块钱。你哪来的钱？说，哪来的钱？得冲口而出：三叔借给我的。好，好，你三叔有钱，你去给他做儿子去。你要像了他，我情愿你死，留着你给我丢人。打死你--打死你--一面说一面劈头劈脸打他。他的钱好用的？一共借了多少，带你到哪儿去，要你自己说，不说打死你。

他又不作声了，两只手乱划护着头，打急了也还起手来。

老郑连忙进来，拚命拉着他。嗳，少爷！--太太，今天晚了，太太明天问他。少爷向来胆子小，这是吓糊涂了，没看见太太发这么大脾气。少爷还不去睡觉去?

她也就借此下台，让老郑把他推了出去。打这样大的儿子，到底不是事。要打要请出祠堂的板子打。就为了他出去玩，也说不过去。年轻人出去遛遛，全世界都站在他那边。

她叫人看着他不放他出去，第二天再问他，说：不怪你，是别人弄的鬼。你说不要紧。他还是低着头不答。追问得紧了，她又哭闹起来。对他好一天坏一天，也没用，他像是等她闹疲了，也像别的母亲们一样眼开眼闭。过了一向又想溜出去，要把他锁起来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叫亲戚们听见，第一先要怪她不早点给他娶亲。男孩子一出了书房就管不住，他的老先生去年年底辞馆回家去了。现在不考秀才举人，读古书成了个漫漫长途，没有路牌，也没有终点，大都停止在学生结婚的时候。但是现在结婚越来越晚，他的几个堂兄表兄都是吊儿郎当，一会又是学法文德文，一会又说要进一家教会中学。二十四五岁的人去考中学。教会学校又比国立的好些，比较中立。大爷现在出来做官了，大房当然是不在乎了。反正到了他们这一代，离上代祖先远些，又无所谓些，有的儿女多的亲戚人家顾不周全，儿子也有进国立大学的，甚至有在国立银行站柜台的。做父母的把这项新闻淡淡地宣布出来，听者往往不知所措，只好微弱地答应一声：好哇……

银行好哇，或是进大学啦？买得起外汇的可以送儿子出洋，至少到香港进大学。是英属地。

近两年来连女孩子都进学堂了--小些的。大些的女孩子顶多在家里请个女先生教法文，弹钢琴，画油画。只有银娣这一房一成不变，遵守着默契的祖训。再看不起他们二房，他们是烟台姚家嫡系，用不着充阔学时髦攀高。玉熹顶了他父亲的缺，在家里韬光养晦不出去。她情愿他这样。她知道他出去到社会上，结果总是蚀本生意。并不是她认为他不够聪明，这不过是做母亲的天生的悲观，与做母亲的乐观一样普遍，也一样不可救药。她仍旧相信她的儿子一定与众不同，他可以像上一代一样蹲在家里，而没有他们的另一面，他们只顾得个保全大节，不忌醇酒妇人，个个都狂嫖滥赌，来补偿他们生活的空虚。她到现在才发现那真空的压力简直不可抵抗，是生命力本身的力量。

她所知道的堂子，不过是看那些堂子里出身的姨奶奶们，有些也并不漂亮。一嫁了人，离开了那魅丽的世界的灯光，仿佛就失去了她们的魔力。在她，那世界那样壁垒森严，她对于里面的人简直都无从妒忌起来。她们不但害了三爷，还害他绝了后。堂子里人差不多都不会养孩子，也许是因为老鸨给她们用药草打胎次数太多了。而他一辈子忠于她们，那是唯一合法的情爱的泉源，大海一样，光靠她们人

多，就可以变化无穷，永远是新鲜的，她们给他养成了吃着碗里，看着锅里的习惯。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有点心不在焉。现在她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剩下这么点她们也要拿去了。

第十三章

她叫了媒人给儿子说媳妇。以后他有少奶奶看着他，我管不住了。

他结婚是他们讲家世的唯一的机会，这是应当的，不像大房利用祖上的名字去做民国的官。但是亲戚们平日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，到了这时候就看出来了--谁都不肯给。他们家二房，老子是个十不全，娘出生又低，要是个姨太太倒又不要紧，她是个十足的婆太太，照她那脾气还了得？说是他们有钱，也看不出来，过得那样省。做媒的只好到内地去物色，拿了无为州冯家一个小姐的照片来，也是老爹，门当户对，相貌就不能挑剔了。嘴这么大，大人了，可以自由了。他母亲这两天已经对他好得多，他也就将计就计哄着她。你替我烧个烟泡，这笨丫头再也教不会，我是喜欢这套小玩意，你现在坐小板凳太矮了，躺下舒服点。

他躺着替她装了两筒。一口气吸到底，漆黑的。你一定是在外头玩学会的。

这是她第一次提起他出去玩没发脾气。他喃喃地笑着说没有。这一筒你抽。闹着玩不要紧，只要不上瘾。你小时候病发了就喷烟。

他接过烟枪，噗噗噗像个小火车似的一气抽完了。你一定在外边学会了。没有。玩归玩，这一向不要往外跑，先等冯家的事讲定了。不然他们说你年纪这样轻，倒已经出去玩。

难怪人家在堂子里烟铺上谈生意，隔着那盏镂空白铜座小油灯对躺着，有深夜的气氛，松懈而亲切。不过他并不在乎这头亲事成功与否，她也知道，接着就说：我就看中冯家老派，不像现在这些女孩子们，弄一个到家里来还了得？讲起来他们家也还算有根底。你四表姑看见过他家小姐，不会错到哪里。你要拣漂亮的，等这桩事办了再说。连我也不肯叫你受委屈。我就你一个。

别的父母也有像这样跟儿子讲价钱的，还没娶亲先许下娶妾，出于他母亲却是意外。他不好意思有什么表示，望着他们中间那盏烟灯，只有眼镜边缘的一线流光透露他的喜悦。自己可是要放出眼光来拣，不要像你叔叔伯伯那样垃圾马车。你三叔自己招牌做坏了，你犯不着跟着他在一起混。一个人穷极无赖，指不定背后拿成头，揩你的

油剪你的边。这些堂子里人眼睛多厉害，给他们拿你当瘟生，真可以把人一吊吊几年，吊你的胃口。

他脸上有一种控制着的表情，她觉得也许正被她说中了。

他要是尝到了甜头，早就花了心，这次关在家里这些时，没这么安静。烟灯比什么灯都亮，因为人躺着，眼光是新鲜的角度，难得又近。头部放大了，特别清晰而又模糊。一张脸许多年来渐渐变得不认识了，总有点怪异可怖，但是她自己也不是他从前的年轻的母亲了。他们在一起觉得那么安全，是骨肉重圆，也有点悲哀。她有一刹那喉咙哽住了，几乎流下泪来，甘心情愿让他替她生活。他是她的一部分，他是个男的。

他脸上出现一种胆怯的好奇的微笑，忽然使他的脸瘦得可怜。这些年来他从来对她没有什么指望，而她现在忽然心软了，仿佛被他摸着一块柔软的地方。她也觉得了，马上生气起来，连自己儿子都是这样，惹不得，一亲热就要她拿出钱来。

她岔开来谈论亲戚们，引他说话。他有时候很会讽刺，只有跟她说话才露出来。那天大爷去了没有？就到了一到。

一提起来就有种阴森之感。究竟现官现管，就连在自己家里说话，声音自会低了下来。马靖方没去？孚倒了，又回上海来了。提起外围的亲戚，向来都是连名带姓，略带点轻视的口吻。他一直没出来吧？有人去找他，也不见客，说老爷不舒服。所以现在这时势，怎么说得定？呒！小报上照这样捧。人家是'诗人马靖方'。新近还印诗集子，我们这儿也送了一本。老吴那些歪诗都是他打枪手。也真是--刚巧他们郎舅两个。都出在他们那房。老太太最得力的一个儿子。捧吴佩孚捧得肉麻，什么儒将，明主。他们马家向来不要脸，拍你们家马屁。大爷又不同。大爷不犯着。所以老太太福气，没看见。要是老太太在，大概也不至于。那当然。那天是谁--？还说'他本来从前做过道台'，好像他自己在前清熬出资格来，这时候再出来，不是沾老太爷的光。真是！他哪回上报，没把老爹爹提着辫子又牵出来讲一通？他大概也是没办法，据说是亏空太大。他那个花法--！想再提起三爷。其实大爷不过顾面子些，老太太在世的时候算给他弥缝了过去。一到了自己手里，马上铺开来花，场面越拉越大，都离了谱子，不然怎么分了家才几年，就闹到这个地步？但是遗产这件事，从来跟玉熹不提

的。小丰要出洋了，大太太倒放心，不要娶个洋婆子回来。人家都是娶了亲去。结了婚回来也会离婚的，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费一道手续？这样喜欢小普，总算没送小普出洋。舍不得他嘛。

她做了个鬼脸。那小普那讨厌哪--！大爷就是这样，自己有儿子，还要在族里过继一个，表示他对族里的事热心，而且刚巧他祖父也认过一个族侄做干儿子，就是后来的二老太爷，行二，因为本来已经有儿子。大爷就喜欢人家说他有祖风。说是小普坏，她说。二老太爷也坏。做官出名的要钱，做公使带了个法国太太回来，本来已经收集了一大堆姨太太。现在这小普当然不比从前了，一个穷孩子跟着大爷跑跑腿，居然也嫖堂子，长得又难看，矮胖、黑油油的一张脸，老是嘟着嘴不服气的神气，还又有点鬼鬼祟祟。大爷是这脾气，越是大家都讨厌这人，想必对他更忠心。弄上这么个儿子，好更觉得自己的权威，不像自己的儿子是天生的、应该的。三爷这些地方比他还明白些，花的钱也值些。他长住在一个小公馆里，也就是官第，小普一天到晚在眼前当差，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儿子到底有点不便。大奶奶有时候好久见不到大爷。然后由小普带个信来。大奶奶恨死他了，银娣说。姨奶奶倒给他拍上了马屁。嗳，他要是太漂亮倒又不好了。缝，挑出一点生烟，就着烟灯烧。那天堂会，王家姊妹俩出风头，打扮得像双生子。你看见没有？看见。提二表婶、熹哥哥，就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两个--不沾小姐们的光，人家当她总也省点。吓！一天到晚闹着要婶娘请客。算是带着小姐们做针线，陪着出去，吃馆子听戏当然是婶娘会帐，难道叫孩子们给钱？嗳，别看人家阔小姐，就喜欢占小便宜。男朋友送礼，送得越重越喜欢。这些男朋友也肯下本钱，可把王三太太吓死了，说闹得简直不像样。那位太太哪管得住她们？年纪轻轻的这样刮皮，嘴又刻薄，不是我说，不是长寿相。老子娘都是痨病死的。她们也有肺病？都有，忌讳说。不过说良心话，要不是老子死得早，也不会有钱丢下来。所以她们家就是她们那房有钱。说我们二房没有男人，我们二房也还幸亏没有男人。

现在有了。她这话一出口就想到，他倒似乎没想到自己身上。他还喜气洋洋的，又有点羞意，包围在一层玫瑰色的光雾里。刘二爷当上银行经理了，还不是要他入股子？这些男人都是随心所欲惯了的，这时候也是报应，落得都跟她一样，困住了一动都不敢动。有的憋了

多少年，闷狠了又大花一阵，或是又弄个人，或是赌钱，做生意，一看去了一大截子，又吓得安静下来。他做股票赚了点钱。他有钱，陈家还住在静安寺路？嗳，他们的小笳说是喜欢跳舞。陈家现在靠什么？他们老太太有钱，

只要提起这个名字就使人作会心的微笑，这些人一个个供在自己的小天地里，各自有他的一角，还不肯安静，就像死了闹鬼似的，无论出了什么新闻都是笑话奇谈。亲戚们自从各自分成小家庭，来往得不那么勤，但是在这一点上是互相倚赖的，听到一个消息，马上眼睛一亮，脸上泛起了微笑，人也活动些，浑身血脉流通起来，这新闻网是他们唯一的血液循环，自己没事干，至少知道别处还有事情发生，又是别人担风险。外面永远是风雨方殷，深灰色的玻璃窗，灯前更觉得安逸。这一套人名与亲戚关系，大家背得熟极而流，他是从小跟她学会了的。点名从来点不到他父亲，也不提她娘家。他没有父亲，她没有过去，但是从来觉都不觉得，他们这世界这样丰富而自给。

又讲起那天的堂会。他们家老五看上了粉艳霞，我看见他们，她刚下了装出来。下了装可没什么好看。风头不错。还活泼，嗳，这些女戏子在台下有时候板得很，其实她们比现在这些小姐们管得紧，自己的娘跟出跟进。差不多唱戏的人家都是北边人，还是老规矩。她们家累重，还要养活自己的琴师、班底，多少人靠着一个人吃饭。老五要是娶粉艳霞，该要多少钱？老五不要想。第一他爸爸不肯，太招摇了。所以她们唱戏的嫁人也难，都是给流氓做姨奶奶。她们也可怜，不要看出风头。人家有真心对她们，她们也知道感激。有个汪老太太戏迷，捧女戏子，认干女儿，照样送行头送桌围。干女儿倒也孝顺，老是接来住，后来就嫁了他们家少爷做姨奶奶。

他红了脸。是谁？在上海唱过？又问，哪个汪家？

只有讲到哪个女孩子，他心里才进得去。叫什么的？--是杭州大世界的台柱。

他不由得咯吱一笑。上海的大世界已经是给乡下人观光的，杭州的大世界想必更像乡下赛会。他们的京戏班子算好的。她唱青衣，说是漂亮得很，嗓子也好。粉艳霞的嗓子没什么好，唱花旦本来用不着，连小翠花都是哑嗓子。女孩子向来声音窄，所以人家说男人唱旦角反而嗓子好。等到破了身，喉咙又宽些。粉艳霞大概有二十多岁了

吧？不见得喉咙还要变？哦，这些女戏子家里看得她们多紧，你不要看她们跟小五这批人混着，那是应酬。

他们把她和别的一个个比着。有的腰比她细，但是她腰身灵活。她的脸太圆，看得出脸上贴的片子一直贴到前面来。

她穿男装漂亮，反串想必出色。银娣自己觉得有点可笑，两人并肩躺着。两张痴痴的脸浴在一个遥远的太阳的光辉里，恋恋地评头品足说个不完，又还老是遗憾的口吻。但是试探他是有刺激性的，她可以觉得年轻人的欲望的热力。只要她肯跟他讲粉艳霞，她自己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女人，因为只有她是真的，她在这里，她有经验。

其实她对京戏知道得不比他多，不过向来留心听人说。她这一代的女人的公敌是长三妓女，都会唱两句戏。唱戏的这行是越过她们头上去，更高级的魅艳。她是本地人，京戏的唱词与道白根本听不大懂，但是刚巧唱花旦的那身打扮也就是她自己从前穿的袄裤，头上的亮片子在额前分披下来作人字式，就像她年轻的时候戴的头面。脸上胭脂通红的，直搽到眼皮上，简直就是她自己在梦境中出现，看了很多感触。有些玩笑戏，尤其是讲小家碧玉的，伶牙俐齿，更使她想起自己当初。真要是娶这么一个到家里来，那她从前在黑暗的阳台上偷听楼下划拳唱戏，那亮晶晶的世界从来不容她插足的，现在到底让她进去了，即使只能演太后的角色。向来老太太们喜欢漂亮的女孩子，是有这传统的。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老太太，跟前只要美人侍奉。就连他们自己家的老太太不也是这样？娶媳妇一定要拣漂亮的，后来又只喜欢儿子的姨奶奶们，都是被男人搁在一边的女人，组成一个小朝廷，在老太太跟前争宠。她要是给儿子纳妾，那当然又两样，娶个名美人来，小两口子是观音身边的金童玉女，三个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微笑，因为她知道他们关上房门以后的事，是她作成他们，骨肉之情有了一重新的关系，活跃起来了。但是她知道这都是假的，自骗的。有些女人实在年纪大了，可以就中取得满足。我晓得你喜欢粉艳霞，我没资格，要是真要也有办法。要认识她们还不容易？要找人跟她们老子娘讲价钱比较费事。譬如黄三爷喜欢玩票，有名的戏子都认识。差不多的女戏子都讲究拜他们做师傅，师傅讲句话有份量。九老太爷就是出名捧角的，当然我们不犯着找他。

要找人，多的是。有人认识开戏馆的，那都是流氓，要不然在租界上也开不了戏园子。这些唱戏的人家，不是流氓也拿不住他们。

听她闲闲地说来，轻言慢语的，头头是道，他像孩子们听神话似的，相信，而又不甚信，他们家还有多大势力他完全没有数。至于钱，当然他知道总比她一向口气里要多些。难道她瞒着他是因为他还小，现在他大了才告诉他？难道她省下钱来都是预备花在这一项大冒险上，给他买爱情与名望，作为一个名伶的护花主人？一样做小，当然情愿嫁个少爷，年纪轻，又是名门之后，又不像老五他们在外边玩惯了的。如果讲明以后不再有别人……可惜先要娶亲，娶了亲又还要再等一个时期。但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反正无论什么事都要老等着，没办法，也等惯了。就是这一点麻烦：刚红起来，老子娘不肯放她们走的，总要等赚足几年再说。好在还年轻。她们这些人嫁人也难，

她喃喃地娓娓说下去，织着她的鸦片梦。在他的年纪，他需要一个梦想，才能够约束自己。让他以为他要是听话，她真肯拿出钱来替他娶粉艳霞。等他吃上了烟，他会踏实些，比较知道轻重。

吃烟她倒又不怕冯家听见。怕什么？我们吃得起，

现在年轻人不大有吃烟的，现在是兴玩舞女、闹离婚。他要是吃了烟肯安静蹲在家里，冯家也不会反对。大爷三爷他们吃烟照样出去，不过他们的情形不同。第一他们手里有钱。

没有钱吃上了烟，就顾到这口烟。他要到堂子里过瘾哪儿行？

靠三爷接济他那两个钱能到哪里？还是家里这张铺。总有一天他也跟她一样，就惦记着家里过日子与榻上这支灯，要它永远点着。她不怕了。他跑不了，风筝的线抓在她手里。

第十四章

定了亲，时而有消息传来，说冯家小姐丑。不会吧？几年前的事。虽然说女大十八变，相片上是大人了，有现在这年纪了。你四表姑说相片像。相片也够丑的，有人不上照，无为州大概也没有好照像馆。我本来说再托人去看看，就难在顺便--谁到无为州去？要是太明了，他们家又还不肯给人相看。不是看在老亲份上，连这相片都不肯落在人家手里。

他不好意思老是嘀咕这件事，不过看得出来他老惦记着，不放心。我们家从来没有过退婚的事，是过天再托人打听打听。

做媒的时候，男家的条件本来是要早娶，半年后就娶过来了。近年来都是文明结婚，忌讳新娘子穿白的就穿粉红。银娣在这些事上也从俗，不想太特别，不过文明结婚要请主婚人证婚人，要拣有名声地位的才有面子，她自从替儿子提亲这样难，把这些亲戚故旧都看透了，也不犯着再为这件事去求人，索性老式结婚，连租礼堂这笔费用都省了。老法结婚

她都推在女家身上。他们要嘿！他们还是老规矩。

她其实折衷办理，并没有搬出全套老古董玩艺给他们取乐，因为大家看着确是招笑，就连那些怀旧的女太太们，喃喃地说着嗳，从前都是这样，也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。是像从前，不过变得乡气滑稽了，嘲弄她们最重要的回忆。

现在大家都不赞成老式新房一色大红，像红海一样，太耀眼，刺目，所以她布置的新房极平常，四柱床，珠罗纱帐子，只有床上一叠粉红浅绿簇新的绸面棉被有几分喜气，衬着凝冷的冬天的空气与灰黯的一切，使人微微打个寒颤。楼下也只有门头上挂着彩绸，大红大绿十字交叉着，坠着个绣球花式的绉折球。新郎披红，也是同样的红绸带子，斜挂在肩膀上，此外就是戴顶瓜皮帽，与众不同些，跟客人都站在幽暗的大房间中央，人多了没处坐，应酬话早说完了，只好相视微笑。还不来！……要等吉时，时辰早到了。花轿去了几个钟头了？今天好日子，花轿租不到呢。现在少，就这两家。在城里。……城里到一品香，还好，没多少路。

女家送亲到上海来，住在一品香。还不来！谁晓得他们？的微笑。

终于有人低声叫着来了来了。孩子们都往外跑。大门口放了一通鞭炮。银娣在楼上陪客，也下来了。没叫小堂名，呜哩呜哩吹着，倒像租界上的苏格兰兵操兵。军乐队也嫌俗气，不比出殡。索性没有音乐。

人堆里终于瞥见新娘子，现在喜娘也免了，由女家两个女眷挽着，一身大红绣花细腰短袍长裙，高高的个子，薄薄的肩膀，似乎身段还秀气。头上顶着一方红布，是较原始的时代的遗风，廉价的布染出来，比大红缎子衣裙颜色暗些，发黑。那块布不大，披到下颏底下，往外撅着，斧头式的侧影，像个怪物的大头，在玉熹看来格外心惊。

新娘子进了洞房坐在床上，有个表嫂把他拉到床前，递了根小秤给他。他先装糊涂，拿着不知道干什么，逗大家笑，然后无可奈何地表演一下，用秤杆挑掉盖头。

闹房的突然寂静下来，连看热闹的孩子们都禁住了。凤冠下面低着头，尖尖的一张脸，小眼睛一条缝，一张大嘴，厚嘴唇底下看不见下颏。他早已一转身，正要交还秤杆走开了，又被那表嫂叫住了。盖头丢到床顶上。丢得高点！高点

他挑着那块布一撩撩上去，转身就走。但是新娘子不得不坐在那里整天展览着。

银娣一有机会跟儿子说句话，就低声叫：嗳呀！新娘子怎么这么丑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第二天早上，新娘子到她房里来，低声叫声妈，喉咙粗嗄，像个伤风的男人，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。倒像是吃糠长大的，碟子。

玉熹倒还镇静，仿佛很看得开，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。其实心里怎么不恨？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，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。当然要怪他母亲，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，母子俩敌忾同仇，反而更亲密起来，常在烟榻上唧唧哝哝，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。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。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，他是前线的外国

新闻记者，特殊身份，到处去得，一一报告。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，现在亟于撇清，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，所以什么都肯说。

新娘子也有点知道，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，一点笑容也没有，粗声叫声妈。她梳个扁扁的S头，额前飘着几丝前刘海，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，高领子，细腰，是前几年时行的，淡装素抹，自己知道相貌不好，总是板板的，老老实实，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。老气横秋，银娣背后说，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。

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。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，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轮得到。没有一天不出事，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。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，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。她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自己结了婚，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，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。而她总是闲闲的，仿佛无所不知，使他不感到顾忌。

他又出去遛了，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。她盘问得相当紧，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遛，没跟三爷在一起。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。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，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，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。但是日子久了，他成绩还不错。他学了一口上海话--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--在那种场合混着，不讨人厌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，一个少爷家，又会赔小心，又没有少爷架子。他并没有着迷，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：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，强爷胜祖，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？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，居然不替她丢脸。熹哥哥坏怎么坏？

那一个别过头去，不耐烦地吭了一声，似乎不屑回答。还不是嫖？

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，或是旧式生意人，所以不但坏，而且不时髦。下次她们看见了他，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，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着一种阴森的罪恶感，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，无恶不作。他站在桌子旁边，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，穿着藏青绸袍子，现在不戴眼镜了，苍白的小白脸，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。她们招呼他一声，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，正眼也不看她们，还是照从前的规矩。对他母亲唯唯诺诺，而在

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。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，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，眼睛望着别处，与对媳妇一样。

是阴历新年。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，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型的头发，贴近在头上，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，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，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焐着。在二婶那儿都冻死了，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，恶心死了。真怕上他们那儿去。二婶说的那些话，都气死人！这回又说什么？还不是她那一套？熹嫂嫂真可怜，站在楼梯口剥莲子，手上冻疮破了，还泡在凉水里。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，吓死了，叫我别说，'妈生气。'

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，莲子浸在一碗水里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，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。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，她无论如何不肯坐。房间开着，里面看得见。银娣这一向生病，刚起来，坐在床上，人整个小了一圈，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裤，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夏布帐子。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，显得奇小。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，客人坐得远，简直听不见，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。你怎么啦，二太太？重复。怎么不舒服啊？怎么搞的？咳，大太太，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。怎么啦？你从前闹胃气疼，这不是气疼吧？找大夫看了没有？别人也只好装糊涂。害了一冬天了，看我瘦得这样。大太太你发福了。肥了。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。你福气呃，你好。可怎么这么娇滴滴起来了？怎么搞的？

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，吃出来的，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。她家的菜出名的咸，据说是为了省菜，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。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，才八块钱一桌。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，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，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，就被让到外间坐席。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，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，眼睛严厉地盯在自己筷子头上，不望着人，不管是大人孩子。她不能不给，他们也不能不吃。

今年过年，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。她那天精神还好。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，又出去了。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，桶。

大家笑了一阵，笑得有点心不定。她为了证明这句话，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，博得不少笑声。这话我怎么知道的？

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。不过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男人家嘴敞，到了一起，什么都当笑话讲，他们真不管了。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，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，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，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。'什么都肯，只顾讨男人的喜欢，'这话不光是婆婆讲，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。

男人不喜欢，又是你不对。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。其实也是，只顾讨他喜欢，叫他看不起，喜欢也不长久。这是从前，现在是……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。还说'我们这样的人家'！

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，不肯让他近身。两人老是吵，有时候还打架。银娣更得了意，更到处去说。人家也讲他们，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。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，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。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，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，面有难色，仿佛听不惯耳朵。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。

玉熹少奶奶病了。银娣先说是装病，拖得日子久了，找了个医生来看，说是气虚血亏，也就是痨病。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，搬到楼下去。照这样我什么时候才抱孙子？小痨病鬼可不要。你也要个人在身边，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，自己身子也要紧。我把冬梅给你，她也大了。

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，不但长得平常，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。最近还闹过，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。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，脏死了。叫她别这么拿着，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。

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。说她呆，还是厚道点好，有福气。她皮肤白，一白遮三丑，打扮起来又是个人。五短身材有福气的，屁股大，又方，是宜男相。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，家里这一向太晦气，要冲一冲。丫头收房其实不算，也不叫姨奶奶，就叫冬姑娘。我们还是叫她冬梅。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，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。

现在根本谈不到，还是年年打仗，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。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，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形，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，纸上打着戳子，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，古色古香。那一大块黑土不

知道是什么好地方掘来的，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。小风炉开锅熬着，搁在楼梯口，便于看守。那焦香贯穿全房好几个钟头，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，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。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，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。

她每天躺在他对过，大家眼睛盯着烟灯，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，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嘴尖上的一个小洞，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，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，蒙蒙的薄膜。是人家说的，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。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，孜--孜--隔些时嗅一下，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。的确是个累赘，但是无论怎么贵，还是在她自己手里，有把握些，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。靠它保全了家庭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气氛，满房间蓝色的烟雾。这是家，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。

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。吃烟的人喜欢什么都在手边，香烟罐里垫着报纸，偎在枕边代替痰盂，省得欠起身来吐痰。第一要方便省事，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。

冬梅烫了飞机头，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，向太太和少爷磕头，又去给少奶奶磕头，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，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。银娣自己不在场，预先嘱咐过女佣们，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。就说'给少奶奶磕头'。说也是一样的。

不是一样的，给冬梅又提高了身份。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，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，叫她管家，夸得她一枝花似的。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，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医生也不来了。她娘家听见了，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。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：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，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。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。要回去尽管去，去了别再来了，谢天谢地。我晓得是嫌冬梅，自己骑着茅坑不屎，不要男人，闹着要分床、分房。人家娶媳妇干什么的，不为传宗接代？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。他们要找我们说话，正好，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。拿张相片骗人，搞了个痨病鬼来，算我们晦气。几时冬梅有了，要是个儿子，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。

她养成了习惯，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，冲着后房骂一下午。冬梅的第三个孩子，第二个儿子生下来，少奶奶才死。扶正的话

也不提了。

第十五章

她有时候对玉熹说：叫人家笑话我们，连个媳妇都娶不起？还是我恶名出去了，人家不肯给？我不要，他也是受够了，实在怕了，

只要虚位以待，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，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，不怕掐不住她。她现在还不敢，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，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，她又不傻，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，娶填房越难。差不多的人家，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，何况有一大窝孩子，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，图他们什么？

孩子多了，银娣嫌吵，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，自成一家。一天到晚在跟前，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，叫人看不惯。玉熹其实不大理她，不过日子久了，总像他们是夫妻俩。

他还算有出息的。虽然不爱说话，很够机灵，有两次做押款，因为田上收不到租，就是他接洽的。找了人来在楼下，她没下去，东西让他经手，他这一点还靠得住，因为他要她相信他。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。

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。前两年大爷出了事，拖到现在还没了，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，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。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，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据说是同事害他，咬他贪污盗窃公款，什么都推在他头上。他被免职拘捕，托病进了医院，总算没进监牢。被她在旁边看着，实在是报应，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，恨不得一个人独占，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。

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，落到这样下场。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，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，朝中无人莫做官。

官司拖了几年，背了无数的债。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，也只安慰了几句，分文无着。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。他本来肝肾有病，恢复自由以后，出院不久又入院，就死在医院里。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，北边生活比较便宜。那边还有好些亲戚，对他们倒还是一样，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。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。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，干爽，风土人情又好，又客气又厚道。北边好。不犯着迎头赶上去，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。

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。生活程度太高，尤其是鸦片烟。

在上海越搬越小，下不了这面子，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。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，做起乡绅来，格外威风。明知乡下不平定，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。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，总算想得周到，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。

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，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。风声一紧，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，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，花了好些钱顶房子，叫她见笑。上海虽然也打，没打到租界。

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，投奔她，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，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。也去了个话柄。

上海成了孤岛以后，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。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，孵豆芽也要在上海，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。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，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，嘴里说不管他的事，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，于官声有碍。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，大爷向来是这派头，到处派月敬，月费。世交，老太爷手里用的人，退休了的姨太太，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，往往都有份。大爷一倒下来，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，没有月费可拿了。好久没有消息，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。现在想必过得真省。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？人家三爷会调停。我们三爷有本事。他现在靠什么？他姨奶奶有钱。哪一个呢？她也养活她？我们三爷有本事嘛。他也不容易，年纪也不小了。他那个小少爷脾气。

这都是揣测之词。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。他用的人又是一帮，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，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，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，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。年数多了，空白越来越大，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。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，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，哪怕男盗女娼，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，大家都暗暗佩服。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。楼都不下。

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：老了，不受欢迎了。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，不过没有钱了，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。

他这人就是还知趣。他热闹惯了的人，难道年纪大了两岁，就不怕冷清了？他一辈子除此以外，根本没有别的生活。

人家说他不冷清，有人陪着，而且左拥右抱，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。他爱的是海--两瓢不新鲜的海水，能到哪里？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，想法子有点掩蔽，不让别人窥视，好有个安静的下场。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。她近年来借着有病，也更销声匿迹，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。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。年数隔得越久，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。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，像夫妻间的，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，仍旧能够懂得他。他至少这点硬气，不靠亲威，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，照自己的方式活着。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，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，倒还是那样，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。--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。这些年不见，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。他知道没用。他就是还识相。

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，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。

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。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，韬光养晦。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，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，在家里守节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，大家都省。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，蹲在后天井里和泥，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，搭在一方大屁股上，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，她做得比佣人圆。

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，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，教女佣炒菜，省油，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。玉熹吃不惯，要另外添小锅菜，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，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。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，除了辞掉厨子，改用女佣做饭，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。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。卜家人多，一向闹穷，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。娇滴滴的卜二奶奶，老爱吃吃笑着，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，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，热得脸红红的，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，掠在耳朵背后，穿着件线呢夹袍子，像个小母鸡，站在一边，仿佛事不关己，希望不引起注意。人家让她上桌，称赞今天菜好，她只帮着夹菜，喃喃地说声：哦，虾球还可以吧？这两天虾仁买不到。卜二奶奶真有本事，会做全桌酒席，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，鱼鳞似的，筷子都搛不起来。

在沦陷的上海，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。家里没有男佣人的，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。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。

玉熹亲眼看见，回来告诉她，卜二表叔瘦高个子，戴着黑边大眼镜，扛着肩膀，扬着脸似笑非笑的，带着讽刺的神气，肩上套着根绳子，斜吊着根警棍，拖在袍襟上。他们人多，少出来见人。

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：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？憎恶地皱着眉笑着，扮个鬼脸。就是她一个？也没有再娶？……

几个孩子了？

她没给儿子娶填房，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。虐待媳妇是常事，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，倒没听说过。

她听见了又生气，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，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，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。她就是这点不载福，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，她自己承认。

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。有人问起：二太太还是那样？

还是一提起来就笑。怎么老不听见说？她有病，

她有病是两便，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，她自己也有个藉口。他们现在怎么样？他们有钱，现在还是那冬姑娘？几个孩子了？

孩子太多，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，都是黑黑胖胖的，个子不高，长得结实，穿着黄卡其布短裤，帆布鞋，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。到了他们这一代，当然都进学堂了。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，就拣最近、最便宜的，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。放了学回来，在楼下互相追逐，这间房跑到那间房，但是一声不出，只听见脚步响，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。楼下尽他们跑，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。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，加上不整洁，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，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，也有假牙的气味。下午已经黑赳赳的，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。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看见旁边没人，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在烟铺跟前。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，像个小女孩子，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，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，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。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。僵着脖子，并没有稍微动一动，指着楼上。

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，冷冷地对着灯，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，表示他不管。

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，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，把他们赶了出去。

楼上因为生病，改在床上吸烟，没有烟铺开阔，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。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，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，拣了个便宜，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，先在这里帮忙。银娣叫她小丫头，也是牵冬梅的头皮，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。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，玉熹早已不去了，本来是件好事，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。这冬梅太会养了，给人家笑，像养猪一样，一下就是一窝。她这样省俭，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，照这样下去还了得？这年头，钱不值钱。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。堂子里三节结帐，不用带钱的，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，自己去买，出去走走，带逛旧货摊子，买一只破笔洗，一锭墨，刻着金色字画，半只印色盒子，都当古董。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，他看都没看见过，所以不开眼。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，两块。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，五百块。今年过年，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。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，至多十块，远亲四块。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，大房不在上海，她是长房，不能比她多给。所以她生气，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，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，就把这话告诉她，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，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，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。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，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，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，其实不是姚家人，不算。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，二十年如一日，还住着老地方，即使旺丁不旺财，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。大房是不必说了，家败人亡，在北京，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，是她学校的老师。人家说女学堂的话，这可不说中了？大奶奶不愿意，也没办法，总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是师生恋爱，大家只笑嘻嘻地说。从初中教起的。年纪那么小！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，娶的亲倒是老亲，夫妻太要好了，打牌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。大奶奶看不惯，说了她两句，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。--还打牌！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。大太太现在可怜罗，

她大儿子在上海，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，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，跟着做投机、玩舞女。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，得意得不得了。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？德国已经打败了，日本也就快了。她对时事一向留心，没办法，凡是靠田上收租的，人在上海，根在内地，不免受时局影响。

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，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，穿着和尚领袄裤，小孩的脸相也很老，大人也只有那点高，三三两两，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，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。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，无论什么大屠杀，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。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？也不过这样。日本败下来怕抢，又怕美国飞机轰炸，不过谁舍得炸上海。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，她更有把握了，谁来也不怕，上海总是上海？又不出头露面，不像大房的小丰，真是浑。他大概自以为聪明，只揩油，不做官。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，横竖横了。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，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，又是一重资格，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。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，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。小丰现在阔了。前是神秘的微笑，现在笑得咧开了嘴。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，不过笑得比较浮。民国以来改朝换代，都是自己人，还客气，现在讲起来是汉奸，可以枪毙的。真是--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，那还是三爷。

三爷不过是没算计，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，又说他好。去年听见他死了，倒真吓了一跳，也没听见说生病。才五十三岁的人，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，不能不觉得是短寿。当然他是太伤身体，一年到头拘在家里，地气都不沾，两个姨奶奶陪着，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。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，关在家里做老太爷。替他想想，这时候死了也好，总算享了一辈子福，两个姨奶奶送终。再过几年她们老了，守着两个黄脸婆--一个是老伴，两个可叫人受不了，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，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，倒也难得。

她看着这些人的下场，只有他没叫她快心，但是她到底是个女人，从前和他有过那一场，他要是落得太不堪，她也没面子。他那时候临走恐吓她的话，倒也不是白说，害她半辈子提心吊胆，也达到了目的。

后来又听见说王三太太去看过他那两个姨奶奶一次，两人住着一个亭子间，就是一张床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她们说：一天到晚还不就是坐坐躺躺。两人背对背坐着。

她听了也骇笑。多大年纪了？不是有一个年纪轻些？其实有人要还不跟了人算了？这年头还守些什么，不是我说。

大家听见刘二爷郎舅俩戒了烟，也一样骇然。都是三十年的老瘾，说戒就戒了，实在抽不起了。窘到那样，使大家都有点窘。每次微笑着轻声传说这新闻之后，总有片刻的寂静。现在不大听到新闻，但是日子过得快，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。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，证明她是对的。

日子越过越快，时间压缩了，那股子劲更大，在耳边呜呜地吹过，可以觉得它过去，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，有点害怕，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。三爷死了，当然使她想到自己，又多病。但是生病是年纪大些必有的累赘，也惯了。

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，喜欢它冰凉的，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，是外面来的人，手冻得冰冷的，指尖染着薄荷味。稍一动弹，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，她往里偎了偎，窝藏得更深些，更有安全感。她从烟盘里拿起一只镊子来夹灯芯，把灯罩摘下来，玻璃热呼呼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到意外，摸着也喜欢。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，房间更大，屋顶更高，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。也不知道外边天黑了没有。小丫头在打盹。反正白天晚上睡不够。

她顺手拿起烟灯，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。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，上下一般粗，像个野兽的前脚，力气奇大，盲目地一甩，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下。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。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，砰砰砰的打门声，她站在排门背后，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，油灯热烘烘熏着脸，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，浑身微微刺痛的汗珠，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，划出个苗条的轮廓。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，根本没有这些事，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。大姑娘！大姑娘

在叫着她的名字。他在门外叫她。